

新

大

陸

77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03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三年八月第七十七期

- 天津詩人作品展
- 越華青年四人小輯

目錄

No.77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紀 弦	九十自壽／題未定篇	1
方 思	殖民沙灘	2
夏 野	與夏日狂濤相觀	2
塞 遙	某日／蟹	2
謝 青	思考的季節	3
夏維東	戰爭	3
呂建春	東方紅	3
非 馬	沙漠之花／杜鵑花	4
阿 明	愛的短句	4
馬 蘭	荷花往事	4
秀 陶	一個朋友的死	5
魯 鳴	彩虹／渡過河流	5
黃伯飛	光頁	6
史 英	遙望金門大橋	6
希尼爾	在稻田和藍天之間“俳”徊	6
秦 松	好戰之徒／射擊向戰爭	7
遠 方	暖冬／六月的祭禮	7
藍 斯	對面一女子在曬衣	7
陳銘華	舊作三首	8
施 雨	除夕／你的微笑	8
夕 夜	童詩二首	8
張 耳	杰克 三首	9
施 璋	人到四十	9
李 斐	紀念詩人彭邦楨	10
揚 子	知己	10
吳懷楚	魂兮風雪渡鄉關	10
黃奇峰	退伍軍人／清明行路斷	11
林德功	仍然傷痛	11
榮惠倫	刺青“婉約”這白人女子	11
向 明	感恩 三首	17
歐陽柏燕	陰天入夢／假面／臨窗	17
路 痕	私房花	18
王浩翔	恐怖片／約會	18
葉盛生	我偏要如此想像 二首	18
羅 青	空山不見人	19
冬 夢	獨讀無言／斷井／尋孔	19
杜風人	甘草人物	20
唐 果	風／給我一件花裙子／壞人	20
20		
劉 虹	一片樹林	20

臧 棟	我喜愛藍波的幾個理由	21
章治萍	險韻／卑怯的風／弓	21
張 祈	有為與無為／並非如此	21
李雲楓	後面／迷語	22
鞠全一	零距離／給我一杯黑石油	22
馮學良	情慾	22
秋 夢	燈芯草／Linda	23
李志成	春初驟雨	23
施漢威	夜／炎夏	23
依 雯	盼	24

越華青年四人小輯

李偉賢	牡丹	24
林小東	椰子樹	24
呂美宜	垂釣人生	24
林佩佩	時間	24

天津詩人作品展

徐 江	常識課 二首	12
蕭 沉	失業的感覺	12
宋崇元	陳子昂	13
獨孤九	巨人／月光下的樹林	13
魏風華	在晉代的山水間／長安	13
李 偉	咬住一團棉花	14
君 兒	破碎	14
曹賀林	私奔／軟化	14
東東槍	我連續聽了三月的馬三立了	15
15		
奂 孚	舊煙草	15
封 原	債務關係	16
任 知	垃圾人／想起麥克·杰克遜	16

譯詩

秀 陶	堅·蘭塞每散文詩二首	25
阿 茗	羅伯特·布萊散文詩選譯	26
黃伯飛	雪夜林中駐馬	26
秋 原	馬克·是真的詩一首	27
金 舟	薩拉·梯斯苔爾二首	27

評介

紀 弦	詩話三題	28
曾貴芬	在上帝的漠然中自我救拔	29
劉耀中	美與死	33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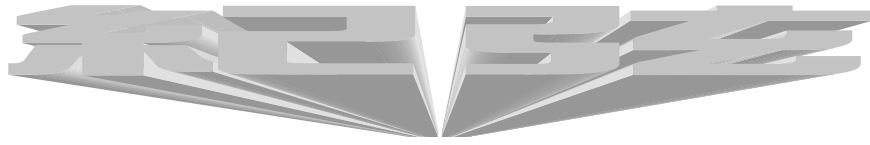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雪 陽 (澳洲)
 魯 鳴 (紐約)
 海 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沈季夫 (加州)
 何 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南)



九十自壽

我寫了許多許多的壞詩，
而也不是沒有一些好的，
一些傑作與金句，
例如〈戀人之目〉、〈狼之獨步〉……
面對著全世界全人類，
我想我已足以當一個Poet之稱
而無愧了。

可是誰會知道呢？
在此世，

我活著，
好辛苦：

饑餐粉筆灰，
渴飲紅墨水，
頭上從未戴過一頂紗帽，
胸前從未掛過一枚勳章，
至於諾貝爾獎
早就應該被提名了，
然而始終也沒有誰
問過我一句要不要……
多麼的寒冷啊！

在此世，
我活著，
好辛苦。

從一九一三到二零零三，
迄今已有九十個三百六十五天了。
當然，還有一些閏年二月多一天的，
不也必須加上去一同計算嗎？
但我是個數學不及格的，
加或不加 I don't care。
那就讓我舉起來我的高腳杯，
三呼紀弦萬歲詩萬歲吧！

題未定篇

古人騎在驢背上推敲，
我則坐在抽水馬桶上想詩；
他們有的是閒暇和餘裕，
我們卻忙得機器似的。

“喊科學萬歲吧！
說藝術再會吧！”

一九四七，我寫了〈詩的滅亡〉；
一九五三，又寫了〈詩的復活〉：
讓煤煙把月亮熏黑那才美的
美學，李白是不懂的。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
一九五八，在台灣，
我發表了〈我來自橋那邊〉，
這叫做有詩為證。

欣逢二十一世紀之黎明，
我欲大聲歡呼，其奈有人好戰，
炮聲隆隆，彈下如雨，
你教我唱些什麼呢，親愛的？
只要不被SARS帶走，
也許可以活到一百歲。

於是到了五百年後，
咱們那些多麼有出息的
玄孫的玄孫的玄孫的玄孫，
將會在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基地上
工作和寫詩，並把他們的戀歌
朗誦給地球上的女友聽；
然後乘坐超光速太空船，
出了太陽系，向Proxima說再見，

就直奔天狼及其伴星
（銀河系裡最明麗的一對夫妻）
去從事於一空前偉大
至極英勇的探險。

飛著，飛著，飛著，飛著，
一面工作，一面寫詩，多好玩啊！
忽然消息中斷，
就再也不歸來了。……

後記：

①此詩數易其稿，改了又改，直到
今天，方算完成，好辛苦啊！

②Proxima乃最鄰近我們的太陽系之
一恆星名，略小於太陽。

2003年五月十五日
紀弦記於聖·馬太奧老人公寓。

灰羽素足的

鳥棲息著

在繫舟的木樁上

鳥棲息著

在繫舟的木樁上

在繫舟的木樁上

鳥棲息著

在繫舟的木樁上

海鷗獨立

棲息的姿態

十指的木樁都未繫舟

灰空低沉

重重的是拍岸的潮聲

海天一色

傳遞音信的呼息

兩年前在渡舟上

獨立孤桅的海鷗

有否倦遊歸來

正棲息在這彼岸的

木樁上

看故友

傾聽宇宙的聲音

註：殖民沙灘(Colonial Beach)，在美國浮琴尼亞(Virginia)州。

■夏野

與夏日狂濤相覷

一、
 憤怒心火
 與夏日狂濤相覷
 恐懼
 被憤怒扭成泡沫絕塵
 攀高 攀高 再攀高
 白色浪頭又失落
 跌下 跌下 再跌下
 光輝奪目的嘴角
 火焰濃濃劈開
 像馬戲團蹦蹦跳跳的小丑
 在舞弄猴子戴紅帽
 夕陽漸漸
 脫下濫熒的龍袍
 在黑暗之角仰臥偷情

二、
 你向退潮的沙灘
 討回公道？

■塞遙

某日

購物中心的手推車怎麼也放不下長長的一整個上午
 一碟花生半打啤酒便輕易灌醉了我那小小的黃昏
 我的下午啊因交通堵塞至今還被卡在回家的路上

蟹

橫行霸道的弱者

2002年12月於紐約

如白日癡夢
 夢在淌淚
 夢在滴血
 夢在沉痛
 夢在六月流火中打滾
 放開裹腳布趾間臭臭的
 白骨狼煙嚎啕大哭
 得滿分的沃土之魂
 哼著〈安魂曲〉
 莫扎特向人世間揭示
 朝霞滿天
 與海浪自由同聲伴唱

三、

潮聲拍打著心聲
 心聲追逐著狼啤的潮聲
 走過幽深的小路
 走過雜林飛蛾亂撲
 走進剛見點點星火的曙色
 一江春水向東流
 八千里路雲和月
 朝向迷茫的大海揚帆
 你教會我深厚的愛戀：
 用海浪串成珍珠項鏈
 在月亮頸脖戴上
 日夜讓她熠熠閃亮
 在光亮中
 築成一道道彩虹的廳堂……

■謝青

思考的季節

一匹戰馬，乘著
頭戴夏日閃光鋼盔
手持長矛的中古世紀黑衣武士
劃過藍空，隨著太陽季節性的跨步
向天秤星座飛奔，瞬間消失無蹤

秋，踏著涼涼的風輪，來了
刺刺的秋吹向山野、田園
透進人們心中，激起一份省思

秋，似春天的跳躍、奔放
也不像夏日的慵倦、盲從
又不是冬寒的戒慎、守成

秋！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概念，都呈現著
嚴謹和深刻；都在一一向你提及
思考的必要

秋，是一個實驗室，是一個思考的季節

當綠葉黃了，紅了！又悄悄墜落；或者
當玫瑰花瓣一片一片化成糞泥；或者
當候鳥一群一群飛向南方；或者
當松鼠四處覓食儲存冬糧的時候……

2003年紐約

■夏維東

戰爭

我喘著粗氣醒來，發現自己窩在
一個坑裡，炸彈炸出來的坑。我
眼前全是人，死人，而且大都缺
胳膊少腿。泥土黑得像鍋底，散
發出一股令人作嘔的甜味。血已
經黑了。整個世界都是黑的。鳥
也是黑的，烏鴉。它們快樂地搨
動著翅膀，在一片人體上起起落
落。一只烏鴉，嘴上掛著一塊紫
黑的肉，朝我看了一眼，目光可
疑，居高臨下。

我想動，但手腳不聽使喚。我看
看手、又看看腳，它們還在原來
的位置，可為什麼動不了？就像
在夢中，邁不動腳步。

烏鴉吐掉嘴裡的肉，朝我飛來。

我只有閉上眼睛和流淚的力氣
了。我想人真他媽連隻鳥都不
如。我感到臉上一陣疼，鳥嘴如

■呂建春

東方紅

一枚紅星突出高懸
他頭上載著頂八路軍帽
高溫燒壞的腦子赤誠
我鬥爭我相信我追隨我嚮往

天安門下的人民站起來了
千里江山一片火紅
一顆赤色的星焚落黎明
破曉憤怒的火焰衝上碧落九天

東方紅的太陽紅遍大地
紅五類高舉著紅旗耀武揚威
雷鋒賣力揮舞著流血流汗
刀鋒尖銳地叫囂血的奪目光芒

大鳴大放的刀鋒割破喉頭
雄雞口號叫破天空
太陽流淌的血赤地千里
流到天昏地暗流到天光地光

舌頭的火焰在燃燒屋宇棟樑
熱情在燃燒革命在燃燒欲望
把地面一切可以燃燒的
都燒焦燒盡燒完

灰燼留下剩餘的冷
我們各自摟著精光的身子
用薄薄的身影怯怯嘗試著抹去
后土陰沈陰沈的黑暗

2003年砂谷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感謝 無名氏 \$50.00 支持

■非馬

沙漠之花

夕陽下

一株紅艷絕倫的花
在腥風燥熱中悠悠醒來

噩夢裡有震耳的雷聲橫飛的暴雨
履帶轆轤子彈呼嘯喊爹叫娘
接著是一片死寂

後來它記起
它是海市蜃樓中
一株清涼隱現的
小藍花

2003.4.4

杜鵑花

淡淡的三月天
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杜鵑花開在小溪旁……

一大早，聽到有圓潤歌喉的妻子
，在廚房裡輕輕哼起這支熟悉又
遙遠的曲調，他便知道，前些日
子從超市買回來的盆栽，那些含
苞待放的杜鵑花，終於綻開了
都四月了，芝加哥卻仍在下
雪，暖氣不停地吹。而從電視裡
日夜噴出的燎原戰火，從三月一
路延燒過來，更使他感到徹骨的

■阿明

愛的短句

●
不爭春
只在你寂寞時送去
秋日的溫馨

●
燈塔再亮
在海裡迷失的船
不想回港灣

●
最快的光速
最精確的光束
射向最痛處

●
陽光下
可有
可無

●
心中的詩句
寫出來竟淡如

寒。看到杜鵑花苞垂頭喪氣的樣子，他想，杜鵑花大概也同自己一樣吧，移植多年，才突然感到水土不服

但杜鵑花終於還是開了。電視上報導戰事得利，國內民意支持度節

■馬蘭

2003年的情人節

雪落後了三天
出門的道路都白了
這是沒有神跡時代的魔術
我11點鐘看見你
我不知道時間如此漫長

我照鏡子，準備反射陽光
一個陌生的我
我不知道變化這麼容易
彷彿地球沒有高度

急需物質的生活了
風流快活，宛如唐伯虎
但有一位女人，一轉身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接近陌生人如此遙遠

荷花往事

那一年的荷花
錯過了花期
直到我們三十九歲才愛上她
直到殺人是兩朵荷花

那一年我們把荷花
埋在地下
睡了一輩子
也沒有睡熟
不管是否錯過了花期

今年沒有荷花
只有來歷不明的病毒
在全世界完成
封喉的快感

註：“三十九歲愛上一朵荷花”出自虹影的詩“殺人是兩朵荷花”出自拉拉的名句。

■ 秀陶

一個朋友的死

一個朋友死了。我說過他很多壞話，風把那些枯黃的壞話都吹不見了

他編的幾本書都還擠在眾書叢中，滿肚子的話就是叫不出來。封面扉頁都還是新簇簇的，只有背脊已經發黃了

曾經是蠻好的朋友，至今還能看到他走在街上，在坐人的椅子中，在小餐館，在草葉上，在冷冷的街風中，微笑著，說著他永不掉色的家鄉話。而今我們正玩著拔河的遊戲：我們不停地拉扯著，我要保住一點什麼；他要把一切都帶走

奇怪我竟然一點悲哀的感覺也沒有，想來當我出生時，坐在我前面的那一座山樣巨大的悲哀在我日夜夜不停的啃咬之下，到今天終於給我吞完了，那種苦苦酸酸的悲哀也竟然一絲也沒留下

July 2003 L. A.

■ 魯鳴

彩 虹

你走的時候，叫我
注視山峰左邊的彩虹
可是，我出門卻走在
右邊

彩虹一定是在雨後
你知道，我
喜歡雨季，總是獨自散步
在小雨霏霏的風景中

你說，我忘記了彩虹
怎麼可能呢？
童年仰望它的模樣
已銘刻在心頭

想必你看見了
我的身體在雨裡發亮
你在遠處眺望我
隱隱約約，至少

九月裡不可能只有清風
愛戀如彩虹
背景很深很遠
所有的世界都來了
有過，或從未有過

山下中間的路是一條寬帶
平平淡淡就好
我不需要指雨為雨
即使沒有彩虹

2002年9月紐約郊外

渡過河流

腳觸摸石頭和青草
在水的纏繞裡
除了渡過彎曲的河流
我們還想要什麼？

身上落滿了水珠
你們是我遙遠的兄妹
我朝有陽光的方向游去
像一條永不竭止的河流
徹底地打濕我的年齡

我沒有忘記兩岸的險境
祖上的風範以及我們相似的面孔
我在父母的眸子裡陷進了深邃的嚮往
我的足尖有悅耳的聲音
在你們難以想像的夜色裡
成為一種顫慄

我在水中洗禮
悄然成長的影子滲透著夢想
注視那些緋紅閃爍
你們告訴我
另一世界更加有意思

於是我走近你們
在氣息湧現的地方和你們會合
我相信，會有某種不可言辭的祝福
只要渡過河流
就是延綿不斷的彼岸
即使不會風平浪靜
也一定落日如盤

2002/1/21/馬丁·路德節

■黃伯飛

光 頁

……光……

The Page of Light

孩童時

遊戲 在 光裡

As a child
I play in the light

少年時

打鬧 在 光裡

As a teenager
I frolic in the light

壯年時

奔跑 在 光裡

As an adult
I rush in the light

中年時

踟躕 在 光裡

As a middle aged man
I hesitate in the light

老年時

蹣跚 在 光裡

As an old man
I dodder in the light

燭光 燈光 星光 月光

陽光 天光 無影無蹤

無窮無盡的

Candle light, lamp light,
Star light, moonlight,
Sunlight, heavenly light,
Invisible and illimitable
Light

*A Translation of the preceding poem by its writer Po-Fei Huang.

鷹 影

一隻後殖民地的蒼鷹
孤立在高電壓輸送塔上
有王者絕不低頭的側影

鷺 戲

一群牛背鷺嬉戲稻田東
嬉戲稻田西，一隻細鷺仔
栽入綠色的稻田裡

井 涓

從三寶老井那個方向飛來，浪跡
天涯的一群風鳥，隨風掠過田野
尋找夢裡終極的水源

錯 位

驚慌走避的田雞，想必誤闖了禁區
後面追逐的農家黑犬，差點撞到
一棵不叫馬六甲的大樹

心 情

放大的鏡頭裡，鷹族被放逐的瞳孔
有萎縮的帝國主義，低飛的姿態飄逸
沾染了聖保羅教堂粉飾過的遺民心情

相 會

趕在天黑前去會見
上回偶遇的一戶貓頭鷹，可惜
它已出遠門謀生去

鳥 權

人們感嘆鳥類雖有自由的天空，卻不懂得凸顯
鳥權的把戲。鳥類羨慕人們住守亮麗的鴿子籠
擁有動彈不得的人權

歸 巢

某個清晨，一群乖巧的留鳥
往南方的浮島歸隊，繼續
營營役役的覓食日程

2003寄自新加坡

■史英

遙望金門大橋

昨日滿天輕紗捲風而來

披一灣迷濛

似跨於飄渺仙境

那赤橋

見首不顯尾

於我心

幻化而成藏在霧中一條龍

今天 陽光伴隨晨風而至

照一灣明亮

似倒掛雨後晴天

一彩虹

落在碧波上

乍望去

靜臥而成昂首翹尾一條龍

2003寄自新加坡

■秦松

好戰之徒

好戰之徒在某城市
屠城巷戰
血腥肉搏爆炸燒殺
歡呼示威送葬遊行(?)
轟轟烈烈的人權自主(?)
殺人自由毀滅解放(?)
冷血熱血屍骨傷亡
憤怒而起
不知所以而戰而死?

射擊向戰爭

寫詩一如讀詩
何其多的沉痛
何其多的哀愁 何其多
沉痛的人 何其多
哀愁的心
嘔心嘔血令人心疼
的詩心
尤其當此刻
戰爭日夜瘋狂的殺伐
子彈與血肉
沉痛與哀愁
何其多令人痛心的
傷亡與絕滅
流離與死別
心神無安不忍卒讀
舉筆投槍拔劍而起
以血肉寫詩
以子彈射擊
向戰爭
四月的風雪與熱血
冷凍不死的
心痛的詩心

■遠方

暖冬

最近，南加州持續高溫，比夏天還夏天，真讓人有點受不了。

神志不清的
不是我
是時令
戰爭風雲尚在密集中
氣氛已將季節
烘烤得
如此炙手可熱
眼下是殘秋
照中國古老的曆法
節氣過了小雪
我們不要 不要
讓狗兒
至今吐著舌頭喊燙
我們不要 不要
讓知了還在枝頭聒噪

六月的祭禮

都聽錯了
那不是春雷
是飛掠過沙漠的
導彈呼嘯
看不見笑靨
也聽不到歌聲
因為有種叫“非典”的怪物
幾乎窒息了亞洲的春潮
紐約華爾街的脚步
蹣跚而蒼老
底格里斯河

開始就有一種倦意
半腰不經意裡裸
陽光下不止波動的羞態
手指紡織著
不是間竭美麗的鳥聲

在牆與竹架之間
橫過的衣物
一動也不動的
漸漸黃昏

她那張不清楚的臉
在曬著原本就沒有色彩的青春
掛在
被一隻木夾
夾住的空間

淌著濃濃的油污燃燒
而“和平路線”
卻有太多的岔道
有幽靈在四處遊蕩
讓傳統始料不及
讓歷史錯愕苦笑
到底有多少人
敢調戲死神
逼世界出賣貞操
呵 六月
整整的6月
6月的陰霾
6月的霉氣
6月的煩惱
呵 六月六月
六月之祭
呼喚七月的旗幟

■陳銘華

舊作三首

無厘頭*

我喜歡女人
不喜歡貓

你喜歡詩人
不喜歡詩

我喜歡你
你喜歡貓

2001年一月六日洛城

*廣東話，是無理由，又有點莫名其妙的意思。

我

廉價的硬體
渴望一切昂貴的軟體
在不可能的硬體上
運作無礙 婀娜生姿

2001年一月七日洛城

你

夢裡的世界碎成瓷片
藍的黑的黃的噹啷啷亂響
我要的是插入掌中的一片
欲飛之
白

2001年一月七日洛城

踩過歲月的梯子
最後一級
總希望再遇見你
硬硬的新衣
大大的棉鞋
最好 天快些黑
最好 像小時候
冷冷的手被你握著

臘月風雪很響的夜裡
緘默地從唐人街的拐角
走進外祖母的弄堂
可以回去
看望我七八歲的童年
祭祖 吃年夜飯 守歲
偷偷跑上街
手裡緊握著你的鞭炮
一星閃亮
你點燃了我的哭喊
流著淚 你把我淌血的指頭
含進嘴裡

你匆匆的預言
使我染上了鄉愁
飲藥 並且肩膀瘦弱

把你喚作故鄉
是想在月圓的季節裡
不再憂傷

在別人的都市裡居住
方便回首 四處張望
街 可以越走越長

關上窗門後
終於看見你的微笑
清亮得像一片天

我不在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聽雨
也別看 殘荷上的淚痕

■施雨 除夕

你的微笑

■夕夜

童詩二首

瞎鬼

我是一個
已被炸死的小女孩
我的魂
在這裡徘徊多個晚上
目的想要尋回一雙被炸掉的眼睛
我要憑著明亮的眼睛
向操縱轟炸的指示
勿枉炸無辜
並指引兒童脫離險地
奈何我的眼睛早被炸得糊爛
永遠再看不見人間的景物
但仍然又再聽到
砲聲中傳來兒童的慘叫
試想想吧
那些帶著眼睛的誤炸者
和我這盲了死了的鬼有何分別？

*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驚聞不少兒童死於被誤炸中，激動成詩。

鳥籠

有一天
當我長大了
決心要做一個飛行員
我要飛上青天去
建造一箇龐大的鳥籠
捕捉那些兇悍的鐵鳥
全部都要關進鳥籠裡
不許牠們到處叫囂作亂
不許牠們隨地生蛋害人

*2001年美軍空襲阿富汗，此詩為戰

杰 克

我的生活與你無關
就這麼簡單。畫在紙上像
拖著兩條尾巴的蝌蚪
或者氣球。在呼吸的意義上
水和空氣一樣
不能指點你。也許那是她記憶裡
兩條還沒學會走路的腿？想像的
翅膀？那麼這兩塊深色的
折線疙瘩表示什麼？“這是
杰克！他生氣！”美麗
是唯一直接了當的
偶然。其他的偶然，比如杰克
就像一對玻璃球辮飾
被那個男孩隨手一拋，吊在
光禿禿的樹梢成為現在的
寓意。藍，卻不可能
再次詮解。

“杰克，杰克”小女孩一路走
一路叫。啄木鳥各飛東西
說孔雀也行。還生氣嗎？
船在半明的水霧裡消失……

星期一咖啡

出於想往，我走進穿了花襯衫的
咖啡館。春天還堵在地鐵的隧道裡
像我坐下也躲不開今天的日子和
早晨新聞。以往常見面的
星期一，你又會告訴我什麼？
另外一些鮮花盛開的故事
就這樣定格，這樣默默注視

這些陽光下生活的花紋
精心聚合，又不如意地散去？我在
等

只是不能承認這個事實——
我並不等你，或者未來走上前
向我們微笑。“最好還是不通信”
他說。多麼好的借口，用來無視
胸前花瓣的談吐，咖啡
在手裡逐漸變涼，所有人默契地
健康而閉關，為播出的新聞
興奮鼓掌。行啊，反正刀叉之後
我盤子裡縱情的甜食和期望的
合理性已經演變成不忍再看的傷
口。
還有不能理解的美麗嗎？

常青藤味

綠，綠得齊腰深
護著腳和腿，摘下一葉
按在紙上，畫出對稱又不可避免的
三角形。我可以是其中一角
不屬於你，糾纏卻扯也扯不斷
分泌物刺鼻的腥氣，抹一臉
又黏在手上嘻嘻地歡喜。輕柔地
擺動，不緊不慢，叫做成熟：
讓陽光透過，再聊聊春季的
鳳仙花和杜鵑，學會生活
才能不動聲色地及時抽出，退一片
空地讓玫瑰動情地反省。然後
大膽進犯，把天包起來
換一種說法，戴上茶色眼鏡
將時間和光線成比例過濾
以便根本控制表情和
畫面的色調。這是他的藝術
你很內行地點頭——消極地成為

人到四十

四十歲，一塊被燒得灼燙的雲
頂在頭上，行走，行走在平淡的生活中
已實現的夢和未實現的夢
都在這一刻離去。脫離我的靈魂
它們無聲無息的背叛令我虛空

一切都悄然而迅速地離開
借著我張開的口，借著我游動的筆
甚至借著我的目光，流逝，逃走
曾經在我體內的卻在我以外存活演繹
它們的愛恨情仇嘲笑著以後的生命

四十歲瀰漫著焦慮，穩坐在屋中
端起一只沒有水的空杯，望著我
我在它的身邊疾走，激情都化為腳步
急促卻毫無意義
僅僅，逃避靈魂中的問詢

宇宙已經小得像間屋子，地球不過是張飯桌
我的杯盤一動不動地放著
慚愧地想到食物。想到它們辛苦地生長
燦爛地結實，然後，被我吃掉。消失
甚至沒有轉化出一絲明亮的永恒

人到四十，我不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
退到一個小小的核中，平靜地喜悅著
書頁不再翻動，思維也不再紋亂
乾乾淨淨地坐在岩石上
不曾想那就是智慧，只是覺得有點涼

風過的姿態我熟悉，雨落的重量也明白
只是不知道還有什麼是我要的
我躺在愛人的懷中，好像一個烘山芋
樸素地吃飯，不再飲酒，不再為吃而殺生
血的氣味遠離靈魂，動作也遠離了肉體

■李斐

紀念詩人彭邦楨

(1919-2003)

春日的花蕾被暖風吹拂搖曳
送你遠去，回去故鄉黃陂
也許還有歌聲，只道你才聽見的花叫
也許還有花香，灌注著你疼愛的薔薇
趁著花粉飄散的季節乘桴回去
回去夢魂朝夕掛心牽腸的故國
回到故園附近的木蘭山的磁場裡
你化解了肉體的骨灰讓地殼暖位
再不怕冰雪，再不怕國外的風寒
不怕雪天樹木黑黝枯枝垂下溶解
你已內進奧秘宇宙深處的大無畏
也許有你的導引，我和你又會相見
在八卦五行的道教山頭陰陽相遇
道歉，因與朋友曾說你是個腐儒
你常拍胸口豎大拇指說詩寫得最好
我不敢多嘴怕你動氣，但喜歡你的氣慨
一如喜歡你詩中平仄韻律與古藝
就是離序，嵌名詩可說獨步詩壇而非自吟
在國內，中學生國文教科書上
長照孩童臉上的清輝你的月亮詩章
記得在療養院病床，你離世前一天
我步入病房，看見你震抖抖手拿紙杯
接著泄下的尿液，褲鏈吃力拉扯
黑黝的陰莖如溶解中紅豆冰條垂下
那一刻我轟然如偷窺人間生死秘密
有種神秘的力量在我體內升起糾纏
我移步窗前，面向中央公園
每天清晨你有如做早禱的地方
花草蟲鳥請進你的十四行詩被頌讚
可是現在你去了，一位我熟悉而正直

■揚子

知己

月亮驚喜的在平靜的河水中
看見了自己清晰的身影
樹兒們在善於解意的微風中
舞蹈得格外優美起勁
異樣的光輝閃耀在
明亮的太陽照射著的
最高的山峰
當巨浪敲擊著堅硬的崖石
必然激起滿天美麗的碎銀

2003年寄自加拿大

生命是詩詩是生命堂昂詩人
你不再來了，我要告訴陪伴你晚年動植物
湖畔的天鵝和水鴨也請暫時停止嬉戲追逐
讓我們沉默輓歌追憶你年青時代護國戰爭
印在歷史內頁血跡風沙塵埃半掩半蓋音容
若對己對人忠誠不要介懷回憶錄是否留下
蝴蝶蜜蜂小松鼠有你詠歌祝福
我的生命有你神秘力量的啟示
朋友們都豎大拇指，說到你的人格和友情
今年夏日花園，中央公園呈現殊相的美麗

2003年6月2日初稿·6日脫稿

註：黃陂，屬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郊區木蘭山是道教聖地，有磁場，風景秀麗。詩人遺囑咐兒子在該地建立紀念館和藏書。

■吳懷楚

魂兮風雪渡

鄉關

——悼慈父

風雪裡放下一肩親情重擔
獨自來到那望鄉台上
歸念早在你腦海裡翻騰滾轉多時
靈襯前一雙蠟燭
照明了八十六個年華逝水徬徨
一張雪白如紙臉色
映出了過往日夕無限憂傷
更摻雜著幾許惆悵情感踟躕
一生沉默，無言無語，無牽無掛
多少個悠悠長的艱苦拚鬥歲月
終於換來了一個安樂好覺長眠

你縮瑟無比孤獨地步向那奈何橋
路是茫茫
煙是朦朧
霧是重重
是這條路嗎
為什麼這樣陌生

路是如斯彎曲黑暗，起起伏伏
怎生這般崎嶇難走
仔細掌燈向前去辨認吧
反正有的是時間
因為今回你所走的是
一條往生不歸路

相信你很快便可以圓夢
重又回到那闊別已久遙遠鄉關——
靈山，家的大門

2003年寄自丹佛

■黃奇峰

退伍軍人

他被連續的機關槍聲
驚醒
驚見
自己躺在床上
太太正在廚房操作攪拌器

他日日心神恍惚
心情遼遠散漫
把生活的扁擔推給太太
擔驚受怕過日子

他用酒精消毒自己
清洗殺人的罪孽
也日夜用酒精麻醉自己
冀圖驅走心中呼之欲出的鬼魂

他沒法保有一份工作
自動消失躲離家門
在流浪區裏
謀殺歲月

05-06-03

清明行路斷

五十多年未看到母親
墓旁的白楊樹
是否被思念
拉拔得更高更密了

五十多年的滄海桑田

■林德功

仍然傷痛

——紀念六四

這一天，我停止閱讀
停止無邊的思索
只為了做好一件事：
記下一些名字。他們
早上出了門
以後再沒有回家

寫於2003年6月香港旅次

洩出紅潮，茁長於香江
留學澳洲，紮根在美洲新大陸
第二代羽翼已豐立足社會了

心裡的掛念如潮翻湧
少小離開的青竹梅是否勝過昨天
拋下冗務回鄉掃墓看端祥
定下機票酒店心方安

一場SARS起禍端
香港廣東鄉下鬧紛紛
來勢兇兇幡旗高掛
哀歌唱斷回鄉路

白楊樹長得更高望得更遠
南山空寂寞韓江枉自流

星髮頂禮著火辣辣的
湖濱夏日陽光
未經意的 我竟遇見了
雪
而且非常可掬的
白得叫
雪

這白人女子
可掬非常非常可掬的
白 該是來自雪的原鄉
這季節
儘管輕喚伊的小名
——雪肌 好罷？

我的黑瞳 也亮花花的
雪肌的雪肩上
甜睡著兩只倉頡
伊是如何解讀得懂呢？
刺青的兩只 端端莊莊的
楷體倉頡——
“婉約”

噢 婉約婉約
註定今生異鄉宿命的
湮遠的嬰啼哭濕了故國的
我 蟄居體內
悠悠五千年一尾化骨龍
斯刻竟也
婉約 婉約起來了

這些都非是
關雎之章君子好逑
或者雄性
圖騰的
事

2003/6/29芝加哥湖濱夏日
迎臉偶見

■榮惠倫

刺青「婉約」這白人女子

天津詩人作品展

組稿手記

在我編完這部份稿子後，有許多感慨。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新大陸》曾做過天津詩專輯，其中某些作者已經消隱或者不寫了，這對於任何詩人都可引以為戒。詩是需要恆久常態的力量，過去不代表什麼，不寫就意味著“不在場”。寫作異常殘酷，它符合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所以我們需隨時警醒——即：創新才是硬道理。

這幾年天津的詩氛圍越來越好，每個年齡段都有優秀的詩人，沒有斷層現象，它絲毫不遜于任何詩大省。再有天津人不事張揚，名利干擾也少，這對於寫作很有益。以下的作者我不想過多介紹，我認為任何“非詩”的表述都是多餘的，還是請看我們的作品吧。

——任知

■徐江

常識課

偶然的

你會無數次路過它們

那些空置的假期中的教室

驚訝它的小

像舊日驚訝它的大

陽光那麼一點點從窗外射進來

雨絲那麼一星星濺在臉上胸前

屋子記得它的孤獨

曾經是嘈雜的

桎梏的殘酷的

裹緊秋冬的風衣

把煙蒂泯滅在水泥地

這些瑣碎的舉動顯示

你在自造的溫暖中

從迷惘向著迷惘游移

那些顯微鏡的切片在講臺上浮現了

然後隱去那些解剖中的青蛙

在托盤上掙扎然後隱去

灰塵在幻像中舞蹈身後的孩子忽然

一個屁

把其它孩子的笑聲勾出來然後隱去

還有那掛圖

葉綠素光譜簡單的構成指示

行星都會浮現都會隱匿

女教師清脆的聲音講述原理同時

為我們捂住擦拭謬誤所應負的血腥

原諒她吧她是無意的

男的也是無意的廣播報紙是有意的

就像後來電視是有意的

但起初的遮掩確實讓你鼓起繼續

摸索的勇氣

而不至於回去

淒涼中溫婉的迷惘啊

你當然還想說它的另一部份

在那些常識

被發現之前是多麼的黑暗

無盡的錯誤圍著篝火裸舞

在它們日後被迫隱匿進傲慢與偏見之前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讀隨便一份報

走在劇情

和大街上

左腳絆右腳

大二

買過他的書

那些語錄把我帶到了

離維特根斯坦很近的地方

還知道他

其它的傳說

比如手工課上那張

兩條腿做反的板凳

打星星與時間主意的人

“不具備研究科學的頭腦”

這成人後的故事讓我愕然

還好他被個別的人接納為

“另一個哥白尼”

盛年過後是原子彈

接著被年輕人宣佈為“老”

在好戰者的喧譁中

微弱地呼號和平

在午夜我知道在午夜

昨天與明天

蔚藍的地星上

我和他在為沒長大的人做同樣的題

■蕭沉

失業的感覺

從今天起沒人給我錢了

從今天起月薪零蛋天高雲淡
我開著我的切諾基
像一匹不再被人拴著的牲口
沒有方向地跑著
我渾身上下輕成一根羽毛
我飄飄飄
第一次有時間重新打量這座城市
第一次對媳婦兒說明天我休息

我累了想在沙發上靠一會兒
想抱著一本書邊看邊睡
我想把外面所有的嘴臉都踢遠
即使是開花饅頭般的笑臉
我想靜靜地抽根兒煙寫首詩
給女兒輔導一篇《桃花源記》
我還想提一隻籃子去買幾棵白菜
倘若碰見個瞎子就領他走一段

是呵我又可以無聊了
與閑著的人為伍了
與門口晒太陽的大爺談談天氣了
我沒有事業了

事業是一個磨盤
等著一匹又一匹矇上眼睛的驢

■宋崇元

陳子昂

等時間盡了
來一聲長嘯
等只剩你了
再站起來哭

子昂好了

如此我不怕你
撕破膽做天地的窗框
然後用悲愴將它撞滿

我怕
我的恐懼瞪裂眼睛
要不朽
我是誰
我的身體中
站起的是誰
不讀了
深沉的曠野
我的膝蓋錚錚挺著
一片一片
撕裂著燐光

■獨孤九

巨人

兩隻螞蟻在一個小水坑裡
游泳，我在水坑的週圍塗滿膠水，然
後
捏起一隻
放到膠水以外的草叢裡
又把半片樹葉放入水坑
整個過程中
沒有聽到一聲驚呼
我拍拍手
準備離開
我看見天空
依然很美，有白雲，有鳥
飛機很大
在一根手指後面

飛機上的你
沒有聲音

月光下的樹林

月光
照亮這片樹林
一共有三百九十九棵樹
第四百棵不見了
只留下一個坑
一些根鬚

現在
我就站在這些根鬚上
回憶
一棵不見了的樹
想一個人
看月亮
照著樹林

■魏風華

在晉代的山水間

侍女死于春夢
信使死于平原
谷底的甬道
直達群山之上

青灰色的是馬
那些士兵，低著頭
彷彿走過了一生

他們一點也不著急
翻身下馬
走向黃葉紛紛的落日

長安

花樹叢中
玉體橫陳
髮髻蓬鬆遮住了眼
蒼老的畫師
春心蕩漾
他使用法術
在屏風上
在公主的腰間
畫出一朵雲彩
遠方的反賊已經得手
在公主向父皇報告之前
一場大雨
已無法避免

■李偉

咬住一團棉花

拔掉了一顆牙
大夫說
為了止住
血和疼痛
讓我緊緊地
咬住一團棉花
我離開時想
以前忍受痛苦
總是咬緊牙關
這回倒好
咬的是一團棉花
一個半小時後
遵照醫囑
我從嘴裡吐出
這團曾經潔白
柔軟的棉花
發現它
已脫胎換骨

變成了一副
痛苦猙獰的
形狀
並被來自
我口腔的鮮血
深深地浸透

■君兒

破 碎

這破碎的紙是你所寄
當時你在院子裡，當時有樹
有陽光從樹葉間點點漏出
你看了會兒書。你想到如果一片長髮飄下
秋天就結束，錯誤就不可阻留
而溫暖的陽光在台階上
來回閑逛。你不能確知
生命已流走多少？於是你艱難站起
像要跟我打睹。你一本一本地翻找舊書
一本一本碼好它們
如同碼你自己的夢——沉重的、輕捷的
玫瑰色的。這曾是你全部的支撐
物質，物質現在算什麼？當你心中
又被更深的困擾輕裹
你盲然四顧，你的車子破舊
但它堅定，這一點像你，其實你們的特徵
多麼相似。不管不顧，我還能指出
那些青瓦上的
塵土。因為我見了，我不得不替你說出
就像安靜的花盆撕扯灰塵
就像懵懂的鄰人研究傍晚的霧氣
那天我穿著紅衣紅鞋我是紅色的舞女
還有一瓶青酒永遠等不到媽媽
還有無邊無際的晴空坐反了光陰的鐵軌

一隻手握把，一隻手正好把你抱在懷
中
一生一世，我們趕火車
不遲到不坐錯並聽廣播員告訴我們
路還遠，行裝在前進

■曹賀林

私 奔

你親了一口抽煙的人，
結果染上了煙癮。

一年四季的暖氣
養活了小白蟻。

它們成群結隊的親房樑親桌腳
親矮了親愛的你立刻又親矮了躺。

有人說矮下去的部份是一陣風
是瘦子少于胖子的部份。有人說：

在生活中，鹽就是固體的海洋，
有時候，帶鹹味兒的舌頭剛好

親到了
帶兒化韻的魚：

而必須在親不到的時候，
他才能閑下來講故事：

“十月的風
遠看像風箏！”

剛好在昨天夜裡，有人看見新婚的風箏
跳著三步四步舞步，

逃離了男人體內的動物園。”

軟化

你需要餅乾麼？
我有一小塊橘黃藏在臺燈裡面。

因為冷，燈光會變硬。難以想像
一隻橘子竟硬如蘋果。

所以需要一間壁爐
好讓我們睡在裡面，成為一塊

不怕冷的磚
或者一塊餅乾。

如果你依然想看到我身著蜜餞和松針，
往耳朵裡塞刀子的話。

我就繼續扮演我的紳士、
學者、小年青，而你最好

也繼續借助對餅乾的
渴望，完成軟化它的最後步驟：

澆水，甜言蜜語，
掉淚，以身相許。

■東東槍

我連續聽了三個月 的馬三立了

網站
廣播
電視
磁帶

MP3
我都聽

馬三爺說
我叫馬三立
我長這模樣
我對不住你們老幾位了
一邊說著
還一邊鞠躬

馬三爺說
我四歲那年得了一場大病
後來就一直沒緩過來
得的是
痔瘡

馬三爺說
你那襪子
能給我改件背心

馬三爺說
到了那個時候啊
有錢了我就
我就
有錢啦
有錢了我就吃
我天天吃包子
天天吃
包子

馬三爺說
人家都有波羅乃茲了
我呢？
我連菠蘿罐頭都沒有

馬三爺還說
那天正月初五

我們家沒白麵包餃子
我們家大小子問我
我就跟我孩子說了
我們不捏小人嘴
我們家的朋友
沒有小人
都是
正人君子

我真覺得
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更加悲壯了
當某一年的正月初五
早晨

我那拒絕捏小人嘴的大師
我那乾瘦乾瘦的大師
我那眨巴著小眼睛的大師
我那一肚子包袱的大師

終於挾著麵口袋
迎著北風
朝麵鋪
賒麵而去

■臭孚

舊煙草

天開始黑了
每樣東西的輪廓
在慢慢收緊
是不是
燈光微弱了
人物就顯得更委屈

音樂還在小聲踢騰著
天已經黑了

一些舊的煙草
曾讓他的什麼混亂

星星渡著光陰
窗簾晚裝一樣鬆散
兩手之間
是下一段歌曲的間歇

■封原

債務關係

父親和母親說我是他們一生中
最重要的抵押品
生活欠他們的
和他們欠生活的
都要在我身上一筆勾銷
當我得知這些時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無辜得像一件垂手可得的貨物
我只是無法弄清
在這紛雜的債務關係背後
究竟誰會先于誰破產
懷著這個疑問我被貼上標籤
放進陰森的貨櫃
封陳在一段無人贖買的日子裡

■任知

垃圾人

我後面坐著一人
他蓬頭垢面身體瘦弱
雙手揣進大衣袖筒
沒到站
他站了起來
我看到
他大衣裸露的胸膛
褲子拉鏈開了
沒繫皮帶
“黃色的皮膚
黑色的膚泥”
我想到一句歌詞
一座孤島
“在風中哭泣”
她似孤魂野鬼
漂來漂去
我眼前這個人
像堆垃圾
活在人群之外
司機不理他
沒人理他
他下了車走進站內
我猜他

要去鍋爐房
取暖
我猜他會
在這冬天死去

想起麥克·杰克遜

一提麥克·杰克遜
想到他那首《History》
那時我上大一
後來聽說他
不想做黑人
將自己漂白
後來
他猥褻兒童
犯了官司
後來猥褻兒童
不希奇了
明星整容司空見慣
韓國的金喜善、金南珠
整的不錯
吸引了眼球
賺了票子
當然整容
也有失敗的
這又讓我
想起麥克·杰克遜
現在他鼻子爛了
讓人看了噁心
那噁心

■向明

感 恩

好在我們仍有一片天空
放煙火
雖然我們並不知道
在烏漆抹黑中
高興些什麼

好在我們早有一位天公
偶而放放田水
使得我們潰瘍的胃
永遠不飽
也不餓

好在我們留有一處空間
放心窮嚼舌頭
喉嚨雖然被迫失聲
好的是耳朵
並不寂寞

走過大屠殺現場

怎麼這樣的
天昏地暗

這是一場
別人的獸慾逞兇後
擲給我們歷史的傷單
和無盡的悲傷

這是一場
武士刀和機關槍大競技後
亮出的誇耀成果
亮出在我們的土地上

無數被削
被砍
被子彈穿透
我們中國人的骸骨
在無言的哀嚎
孩子們！
不能忘
不能忘
不 能 忘

寫於南京大屠殺紀念碑前

陰陽兩題

陰

現在才知道
那叫陰戶的所在
是從來不見陽光的
打從夏娃一出現
便被一片樹葉遮起

然而所有的
發光體
孔仲尼
愛迪生
莎士比亞
都知道那是他們的出生地

陽

那話兒啊
不要一興奮起來
便以為是這暗室中的
唯一
那兩顆喪氣的睾丸
配備在底下
是累贅，也是

■歐陽柏燕

陰天入夢

眉毛飛走了
臉譜鬱鬱寡歡
電話也陷入長長的沉思
唯一的日記啣不住記憶
飢餓的情緒爆發
小丑的大嘴依舊吞不下
飽滿或空虛的
掌聲

假 面

以無聲的獨白
戀棧人群
以種種變臉的可能
埋伏在獸骨、皮毛
纖維或羽毛上
召喚靈魂
和各式各樣的肉身相逢

臨 窗

我打開身上的每一扇窗
目光接收鳥兒叼來的新奇
每一個紀念日
紅唇都印上鮮明的戳記
歌聲選擇長駐耳朵
鼻尖自然而然翹起
嗅聞夢的氣味
我打開身上的每一扇窗

■路痕

私房花

這是一顆
多情的種子
把它種在
無人知曉的角落
懷抱以我的體溫
灌溉以我的忐忑

我有一杯糞土
不是一畝良田
只為付出而付出
因溫柔而溫柔
期待一個故事
擁有少許
浪漫的片刻

金黃的你
散發出太陽的光和熱
我的胸襟於是
偷偷地
溫暖地
守候

努力在夢中
照顧一朵
私房花
那怕是它 永遠
不會結果

2003年寄自台灣

■王浩翔

恐怖片

我們的緊張與水位齊滿
那名女子的胸膛終被剖開
血流過白瓷發出相當清脆的聲音
他們終於忍耐不住
嘩的一聲尖叫起來
想沖掉什麼那樣賣力地叫著
畫面暗下又亮起後
那人從廁所走回座位
戲院裡的騷動停止了
只剩水箱裡的水
仍盡情地響著

2003.5.25

約會

那個散發迷人香水味的場景
布簾般吊好的星辰
我們奢侈地約會著
並專注地候著鐘聲
深怕一個不留心
公園裡又多了兩尊銅像

光終於破繭而出
在我們預定好的時刻
振翅飛過那片樹林
那些重複的擾人的部分
都將撕裂如帛
夜就這樣
留在我們月牙般的指甲裡
出不去了

2003.5.20高雄

■葉盛生

我偏要如此想像

為什麼不能想像
雨水是上天色迷迷的垂涎

為什麼不能想像
風是上天失控的呼吸

為什麼不能想像
宇宙是一個人的內臟

甚至，為什麼不能想像
這個人脾氣很臭

這就是愛情

每天清晨
我都能摸到你的溫暖
然後痛快地醒來
所以我從不拒絕睡眠
誰給你這誘人的體溫
我像是已經上癮
徹底忘記了夜
原本是冰冷的
你千萬不能離去啊
只要你一走
我就會凍死

2003年寄自香港

■羅青

空山不見人

——高呼王維

空山不見人

因為我是原始太初
第一個
自覺為人的
獸

但聞人語響

因為我是大千世界
最後一個
還能獸語的
人

返景入深林

因為世上最後一線
爆炸光閃
射穿我空洞肋骨的
深處

復照青苔上

因為整個黑暗的地球上
只剩下一小塊彈片
在一層薄薄的青苔中
明滅

2003年6月台北

■冬夢

獨讀無言

從家中走出來喝酒

酩酊迷路的

李商隱

唸著

“雲母屏風燭影深
長河漸落曉星沉”

是李商隱的酒

抑是我的淚？

凝在那株寂寞未乾的瘦燭

獨讀無言

夜恐遲遲睡去

夢怕早早醒來

星冷而白

躍入

未掩的窗扉

書桌上被風吹起

猶濕的

“嫦娥應悔偷靈藥
碧海青天夜夜心”

最後的這兩句詩

冷不防

跟撲星的一隻飛蛾

撞個滿懷

2003年3月15日·香港

斷井

青苔

一個個奮力地爬出來

看早春的

雲

在我狐疑的胸中

猛然推高

一塊塊殘秋의

天

所謂藍

不就是井蛙懶洋洋的眼中

任意塗抹的

整個世界

唯一剩下的

一種顏色

唧唧蛙鳴

萬籟無聲抗議

2003年5月16日·香港

尋孔

一條鑰匙……

十條鑰匙……

百條鑰匙……

千條鑰匙……

萬條鑰匙……

誰是懼內的夜歸人

一個門孔的代價是

到底

開

不

■杜風人

甘草人物

“本草詩情”系列

縱橫千古方劑 一方一戰局
幾乎 局局皆有甘草人物的足跡

當今江湖
學派主義 忠奸山頭林立
負有調解恩怨情仇使者
志在參與的甘草人物
該如何箇識時務者為俊傑

每日多少噸位污煙髒氣和化學劑
侵蝕洗禮人體空氣水源環境
凝結各種後現代的結石毒瘤
沉痾經年的社會毒瘤未解
更奇妙的是 連酒也難以化解的
愛情結石

地球已是宇宙中唯一帶HIV的結石毒瘤
敢問 能解百毒的甘草國老
該以何方神聖箇解毒法

甘草的身世：

甘草又名美草、密草、粉草、國老。補中緩急、止痛、止咳、解毒，緩和藥性，調和百藥之功效。中醫處方藥理：“君、臣、佐、使”藥中，甘草屬於佐使藥，以中和緩解諸藥。《本草圖經》：“甘草能解百毒”。一般補氣、寒、熱、止痛、止咳、解毒、峻烈等方劑中，總是少不了甘草。清熱解毒生用，補中緩急宜炙用。近用治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症。切記：甘草反大戟，甘遂、芫花、海藻。久服過量甘草，易引起浮腫。俗稱甘草人物，面面俱圓，如國之大老也。

■唐果

風

你來了
又走了
就像一陣風
吹過我的時候
是我的
吹過別人的時候
就是別人的了

給我一件花裙子

給我一件花裙子
給我很多的花裙子
讓我捉住一片雲
讓我把整個天空捉住
讓我給白雲都穿上花裙子
讓我拉你的手，仰望天空

壞人

把我的美夢踩碎了
那些藍殷殷的碎玻璃
扎得我腦子生疼
嗆得我合不上眼

坐上車還不放過
身體東倒西歪
他還用一根開花的荊棘
攪得我分不清東西南北

放一把火他就跑開了
任我一個人燒
在風中劈里啪啦
燒得我的淚水都快沸騰了

■劉虹

一片樹林

一片樹林
風走過時就糾纏風
前仰後合裝作爆笑的樣子
踉蹌而過的風，常常衣衫不整

一片樹林
烈日撫摸時並不想安靜
枯枝挑著的寂寞張牙舞爪
陽光沒撒完野，就啞了脾氣

一片樹林
它的雄心是成為森林
類似註不了冊的社會團體
或者永遠在野的黨，而現在
它不情願地當著——群眾

一片樹林
可以拆開為一棵棵獨立的樹
風無論何時裹挾而來
它閃閃腰後，還是站在那裡
而群眾不能亂拆
這些君王領著的羊，湊在一起
取暖，還需要對方的不幸
慰藉自己
最少也要三個一伙
它們聚眾，但不鬧事

一片樹林
撐在一道目光的盡頭
它與距離，保持憧憬的速度
它把綠意，嘹亮地舉起……

2003年寄自深圳

■臧棣

我喜愛藍波的 幾個理由

他的名字裡有藍色的波浪，
奇異的愛恨交加，
但不傷人。浪漫起伏著，
噢，猶如在蒙古草原上
我們曾看到的一種光學現象。
至少，我喜歡這樣的特例——
喜歡他們這樣把他介紹過來。
他命定要出生在法國南部，
然後去巴黎，去布魯塞爾，
去倫敦，去荒涼的非洲
尋找足夠的沙子。
他們用水洗東西，而他
用成噸的沙子洗東西。
我理解這些，並喜愛
其中閃光的部分。
我不能確定，如果早生
一百年，我是否會認他作
詩上的兄弟。但我知道
我喜歡他，因為他說
每個人都是藝術家。
他使用的邏輯非常簡單：
由於他是天才，他也在每個人身上
看到了天才。要麼是潛在的，
要麼是無名的。他的呼籲
簡潔但是複雜：“什麼？永恆。”
有趣的是，晚上睡覺時，
我偶爾會覺得他是在胡扯。
而早上醒來，沐浴在
晨光的清新中，我又意識到
他的確有先見之明。

■章治萍

險 韻

淌過絕難淌過的險灘
兩岸早先不能銜接的意味融為一體
波濤洶湧，如同那
女人的長袍在男人的狂放下跌宕起
伏
統馭音律的鷹盤旋在赤裸的峰頂
默默地看著
點水的蝶
圍著漂屍悲喜交加

卑怯的風

烘托出溫暖的羊羔
藏娃的臉上悄悄地長上了太陽
遠處一列列房子轟轟烈烈地駛過
近處
紅撲撲的野花期待作愛的季節

而自家的門從下面打開
又從下面關合
沒見過世面的眼睛
在未曾苟合的草叢間
一步步找著卑怯的風

弓

傳得神乎其神的故事早已腐朽
那些燦爛過的蹄印卻仍然前行
但是
被征服過的土地永遠不屬於我們
如同射向別人的箭

■ 總有那麼多事情要去做，
張 祈 ——每天我總是在擔憂，
祈 如果我不去樹林中看那些鳥兒
可能它們就會在我
還沒有看到它們時飛走。

有為與無為

但我猜想也許事實
並不是那樣，如果我不那麼著急，
——就是以漫步的情侶速度
走進樹林，那些鳥兒還會
呆在樹梢上，並且照樣
會對我啼鳴致意。

這樣的事情說起來簡單
而做起來卻複雜——可能人生
不是樹林，那些事情也不是小鳥，
我只是懷疑自己的腳步，還有目的地

——我希望它能夠按時穿過那片池塘，
看見那片濃綠——我最需要的
也許只是一種勞累過後恬靜休息，
有沒有鳥兒，有沒有樹枝
我都不在意。

並非如此

沒有英雄。沒有忠誠。
沒有永不更改的思念和眷戀。
奧德修斯並不急於返回故園
——他不曾站立在特洛伊的火焰中，
不曾漂泊和迷失，啜飲著美酒，
他依偎著異鄉女神的乳房時，
心裡也沒有過絲毫愧疚。

去吧，去吧。做你想做
和能夠做的最好的。
浪濤已經擊碎了木筏，
巨頭的怪物在前方等候，
在這個危急的時刻，能夠活下去
就是絕對清醒。

■李雲楓

後 面

他們排隊，吹口哨
他們說迷語，穿黑衣服
他們眨三下眼
使謎底消失於一塊金屬之中
早晨剛剛開始，夜晚被掛在屋頂
有人哭了
有人說，死 死 死
孩子都長出了角，一點點變得鋒利
孩子被貼在牆上，表情寧靜
照片翻過來，妻子在後面睡覺
有些蟲子醒了
頭是黑的，腳是紅的
它們像一堆數字，咬著牙齒
它們只腐爛了一小塊
像一分鐘那麼小
有人走了，有人回來
窗戶一直在響
睡一會兒，世界就翻了過去
原先所看到的那些，都很陌生
只是仍然有一些人在排隊
你是第一個
一轉身，一轉身地做遊戲

迷 語

我讓你猜歲數，用一天時間
我讓你猜名字，用一年時間
我說你猜我是誰，你說：我知道
你說話時，有一個人死了
我忘了告訴你

■鞠全一

零距離

因了飛機的存在 天空和大地
是零距離的接觸
因了導彈的存在 生命和死亡
是零距離的接觸
哭聲和槍聲是零距離的接觸

嬰兒含住乳頭和母親
是零距離的接觸
一對熱戀中的男女
脣與脣是零距離的接觸
一種理念撞擊另一種理念是零距離接觸

我不關心零距離到底有多遠距離
我只關心誰炸傷了春天的第一塊草坪

給我一杯黑石油

我被春天拒絕在邀請的走廊裡
我的聲音淹沒在風的聲音裡

我可以架一座虹橋
從虹橋上再鋪一條長長的管道
允許你的車自由在我的大街上
快快慢慢的奔跑

只要“戰斧”不再巡航到我的頭頂開花
只要“坦克”不再輾過肉堆的掩體
這是一杯黑黑稠稠的
我血管裡擠出的液體飲料

■馮學良

情 慾

飛上穹蒼
佔領了天空
以氣蓋山河的雄勢
左手握峨嵋
右手按泰山
企圖扭轉乾坤
叫大地掀起風雲

握罷峨嵋
以萬馬奔騰之勢
直搞黃河
以蛟龍翻江的洶湧
氾濫兩岸

水 淹沒樹叢野草
蛟龍意猶未盡
沒入盡頭
意圖開天劈地
另建洞府

大地震動了
風來 雨也來
只好離罷泰山
以雙柱頂天立地

當風雨停歇後
我似河上的輕舟
搖蕩
深情的進入
妳的波心

2003年寄自馬來西亞

■秋夢

燈芯草

每天 黃昏時開始
你在我髮上 投下薄薄
的星光

生長在泥土中
我 一直在嚮往
最初 化為一片雲
而後是一隻火鳥

當 所有的星子
都升起時 我才發覺
一切 都是幻象啊
自己仍未蛻出
一雙翅膀

每天 黃昏時開始
你繼續投給我火種
我 仍然未能把火胎
醞釀 蛻化為光

黑夜裡 我仍然是一株
未燃的燈芯草

LINDA

忘記你是
怎樣誕生的？
人們總聽見
你在外面叫嘯

能夠阻攔著你
不是漂浮在海上

猶如我家
那隻頑皮小花貓
入黑時分
跳上瓦頂亂跑亂抓

又像那首
急奏的鋼琴凱旋曲
洒落漫天的音符
惹我留神傾聽

啊！這是三月雪融的春水
在我心溪潺流
驀然；一切休止如提琴的斷弦
留給我四壁的空白

唉！妳既悄悄驟來
又何須匆匆離去？
把一室的落寞煩燥
擲給我細細咀嚼

的船桅

不是一棵正在舉臂
呼救的樹
一堵正待犧牲
——的牆

人們難以預測
未知的命運 卻
讓你簽下一個宿命
的麗名

凡你過處
都帶著烏鴉的黑翅
凡你過處
都披上死亡的屍衣

■李志成

夜

天邊璀璨的彩霞
是夕陽吐下
最後的一口鮮血

海市的繁紛
蜃樓的瑰麗
不過是冥茫中揚起的幻影

當夜被暮色扯開
一切盡歸於朦朧
漸至消失

夢
卻躲在漆黑的深處
竊笑

炎夏

燁然的熔爐
熊熊燃燒
搨來的
盡是火燄

天邊一抹潑墨
來不及歡呼
氣喘的莽原
已喉焦舌裂
乾涸成災

2003年6月寄自越南

■ 依雯

盼

好不容易才捱到
一百四十四小時的牽掛
而被你——

有意抑或無意間
跌入 我的胡思亂想
以及 我的驚扭疑心
且由你——

巧辯取代了藉口
啞然失笑地鬱壓緊住心窩
無聊卻踢響整房子的失落
守候又一天苦悶冷卻的期待
.....

好不容易才捱到
一分一秒心跳著騷動著
今夜 冷雨敲窗
窗外雨仍浙瀝下著
秋風瑟縮地 吹
落下來滿眼的朦朧
唯一吹不落的 就是
我心坎裡那絕不的
絕不動搖的盼望
只從你口中說出的
三個字

2003年七月寄自越南

越華青年 四人小輯

◎ 冬夢組稿

■ 李偉賢

1981年生於越南胡志明市。祖籍廣東東莞。小、中學就讀於陳友莊外語中心。1993年開始創作，現職〈解放日報〉記者。

牡 丹

不需要綠葉扶持
也一樣美

得天獨厚
贏盡讚嘆的目光
蜂蝶一生為我狂飛
掩不住
那天生的麗質

當掌聲停下
我依然獨秀
縱使一天
凋
零
落
索
亦無悔
曾有你的眼睛
讀我的美麗

■ 林小東

1981年生於越南胡志明市。祖籍福建同安。1999年華文高中畢業於啟秀學校。現職西貢《解放日報》編譯員，胡志明市越華文學分會執委委員。

椰子樹

椰子樹
個子高高
伸出長長
調皮的手
要把天上彎彎的月亮
採

月亮臉一沉
掉頭跑向夜雲中
將椰子樹
獨自寂寞

■ 呂美宜

原名李美宜，1977年生於越南胡志明市。祖籍廣東中山。中學攻讀於麥劍雄（穗城）學校，2001年畢業於胡志明市外語暨信息大學。曾任〈解放日報〉業餘記者，現職外資公司經理助理。

垂釣人生

小小的孩子
把釣鉤垂到淺淺的河水上

釣上一付天真爛漫

健壯蓬勃的青年
把釣鉤垂到藍藍的河水上
釣上一串光明的明天

滄桑的老年
把釣鉤垂到靜靜的河水上
為想釣回一個失落的夢

■林珮珮

筆名曉彤、小珮。1984年生於越南胡志明市。祖籍福建同安。1999年華文高中畢業於啟秀學校，現職西貢《解放日報》記者。

時 間

是誰
在宇宙間
推動地球
不停地
轉
轉
轉
是誰
騷動
歷史的車輪
永
不
倒
流

堅 · 蘭塞每散文詩二首

◎秀陶譯

一、鱈排

我釣過白魚，也釣過刺魚，但從沒釣過什麼鱈排。不管怎樣，他們現在就給我吃鱈排。哪，這裡，就在我盤子上。這鱈排真是個怪魚，平平厚厚的，而且圓圓的，週邊有皮，上下兩面沒有。也有個中間成放射形的脊骨。更怪的是看不出那兒是頭那兒是尾。隨便叫它什麼，這名字也不該拿來稱呼這大海的貴族。當叉魚時他們真能分得出誰是魚誰是牛排麼？

二、1515號詩

阿西·梅紹德

敬啟者：

閣下差我去修補那因雷雨而損壞的屋子，當我去到時，發現屋頂塌下了五十多塊磚頭。我馬上在屋頂架起了大樑及滑輪，扯上了幾筐磚塊。迨修補完工後，留下了一大堆磚塊，有些是我運上來太多沒用完的，還有些便是破損而不能用的，這些我都得再運下去。我扯上了筐子，把繩子在樓下紮好，而後爬上去把筐子裝滿

，然後再下樓去解開繩子。不幸那裝滿磚頭的筐子比我自己重得多，在我還來不及想要怎樣辦的時候，筐子急速地往下衝，把我帶得離地而起，我決定抓緊繩子，想到如果一放手一定會是個悲劇——然而在上升的半途，我撞上了下衝的筐子，肩膀上受了重重的一擊。然後我連續上升，頭便撞上了大樑，手指也絞進了滑輪。那筐子著地時跌脫了底，把所有的磚頭都潑了出來。到這時我自然又比空筐子重了，便又快速地往下掉，半途中又碰到上升的筐子，腿上又受了幾處傷。著地時剛好跌在銳利的斷磚乃至週身都是瘀青及割傷。那時我一定是跌昏了頭，竟然隨手就把繩頭放了，筐子重又跌了下來，頭上又遭了一記重擊，不得不住進醫院。現謹以此申請病假。

譯後：

Jean L'anselme，1919年生，法國詩人，散、韻體詩作皆豐。晚年詩風極幽默而反詩，此二首詩自Michael Benedikt所譯之選集《The Ring Around The World》，1969年版。

阿茗

警告讀者

當所有的燕麥或小麥被吹走以後，農場的穀倉有時變得特別美，風已將粗糙的地面吹掃得乾乾淨淨。站在裡面，我們看看週圍，一束束或一條條的陽光從畏縮的牆縫中照射進來。那麼在一首關於囚禁的詩裡，人們也會看到一絲光亮。

可是有多少鳥困死在這些穀倉裡。鳥在亮光中看到自由，飛向牆壁，摔跌下來，如此這般反反覆覆。出路是老鼠進出的地方，但老鼠洞在地板上，太低了。作家們，小心點吧，在指出牆上的陽光時不要給那些焦慮而恐慌的黑鳥們許諾一條出路。

我對讀者說，當心。喜愛光明之詩的讀者也許會飢腸轆轆地在角落裡彎坐四天，光線漸暗，雙眼模糊……

他們可能最終變成空曠的地板上
一堆羽毛和一具顱骨……

樹下發現的黑煤塊

這是一小塊煤，透心的黑；一英寸長四分之三英寸寬，被人忽視，毫無光彩。煤塊的表層閃出一點光

，如同依阿古*的思維，或黑暗中一隻孔雀的腳。就像腐敗的法官張口時嘴裡閃爍的牙齒。

曾經有些如此這般的農場母親，因喂飽了很多孩子而自我滿足，而有些孩子將在監獄裡度過21歲生日。這煤塊好似一個父親等不及燃盡自己而去做一個壞男孩、放棄“所有學過的東西”，我們可以這樣說吧？這一小塊煤給我的嘴唇帶來想吻它的渴望……

此刻，煤塊就躺在桌上，離我的嘴唇和寫字的手兩英尺遠；它和我一樣的沉重、一樣的壓抑；嗯；我們知道煤是由舊的植物壓成的……最終我會沿路踏步走過去，同時參觀一下這所女子學校，尋找一些可以寫的東西，我會找到的。

*譯註：莎士比亞戲劇《奧賽羅》中的人物。

一棵空樹

我彎腰朝一棵古老、中空、仍立在那兒、齊腰高的三角葉楊樹裡面看進去。早春時節。樹樁裡暹羅寺廟牆壁是棕色的，遠古式的。牆上刻著錯綜複雜的東西。空空的牆內有著隱私和秘密，暗淡的光線。而有些動物已死在那裡。

雪夜林中駐馬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黃伯飛

這是誰的林子我想我知道
他不住在這兒住在村裡頭
他不會看見我對他這一片
披滿了雪的林子看個不夠

我的小馬一定也覺得奇怪
哪兒都不停在這兒停下來？
除了樹木就是結了冰的湖
夜色深沉黝黑濃得化不開

牠把身上的銅鈴搖了一搖
問我到底是不是弄錯了
鈴聲漸完我聽見的只有
微風的呼吸和雪片的輕飄

林木是這麼幽美深邃和寧謐
可惜有許多諾言不能背棄
我還得走走完一哩又一哩……
走完一哩又一哩才能休息

1956.3.18

馬克·是真的詩一首

◎秋原譯

新詩手冊

- 1 如果一個人懂得一首詩
他一定有麻煩
他就笨得像月光下的驢
- 2 如果一個人與一首詩生活
他會孤獨而死
16 如果一個人寫詩也讚賞另一個傢伙的詩
- 3 如果一個人與兩首詩生活
他會對其中一首不忠
他會有個美麗的情婦
- 4 如果一個人懷了一首詩
他會少生一個小孩
17 如果一個人寫詩但過份讚賞另一個傢伙的詩
他會把自己的情婦趕走
- 5 如果一個人懷了兩首詩
他會少生兩個小孩
18 如果一個人宣揚別人的詩
他的胸襟比別人大兩倍
- 6 如果一個人寫詩時頭戴冠冕
他會被別人發現
19 如果一個人讓他的詩赤裸裸
他會怕死
- 7 如果一個人寫詩時沒戴哈冠冕
他除了自己誰也不騙
20 如果一個人怕死
他會因詩而得救
- 8 如果一個人對一首詩生氣
他會被男人唾棄
21 如果一個人不怕死
他也許會也許不會因詩而得救
- 9 如果一個人不斷地對一首詩生氣
他會被女人唾棄
22 如果一個人完成一首詩
他會在狂熱中沐浴清醒
而且讓白紙親吻
- 10 如果一個人對詩公開抨擊
他的鞋會被撒滿尿
- 11 如果一個人為了權力放棄詩
他會得到許多權力
- 12 如果一個人吹捧自己的詩
他會得到笨蛋們的喜愛
- 13 如果一個人愛吹捧自己的詩也愛笨蛋
他不該再寫下去
- 14 如果一個人否認詩的樂趣
他聰明有限

詩人馬克·是真的(Mark Strand)
1934年出生於加拿大。後來在美國、墨西哥與哥倫比亞長大。耶魯藝術系畢業，愛屋瓦大學碩士。曾在華盛頓大學、耶魯大學執教，也到過巴西等外國大學教書。馬克精通法、意及西班牙語，翻譯過不少外語作品。詩人雖出身學府，但詩風大膽，作品平易近人，乾脆俐落，風趣中不乏驚人之處。讀他的詩有一種痛快淋漓的感覺。謹介紹此首詩作以饗同好，也希望藉此拋磚引玉，有更多詩人的精彩譯介。

薩拉·梯斯苔爾

二首

金舟譯

雪 歌

雪精靈，雪姑娘，
開花，放飛四面八方，
是否我也
能夠飛翔
輕輕地，輕盈漫舞藍天上。

像微小晶瑩的一顆星
我要飄飛，我要怒放
接近，再接近，
我親愛的人
他穿行過雪來我身旁。

我要飛向我的愛人
如暴風雪中的一片雪花，
我想死
我想死
在他的溫唇上。

戰時之春

我感覺春天還很遠，很遠，
萌芽和嫩葉的芳香微弱遠淡——
啊，春天如何能鼓起勇氣而來
到一個不幸的世界，
深深的災難？

太陽偏北，白天變長，
夜星遲遲才閃爍發光——
日光怎麼可以拖延逗留
為了人們進行征戰，
還在打仗？

地上的青草正在復蘇，
很快將長高隨風波伏浪舞——
它們怎能夠忍心搖擺晃動
在那些墳墓之上，
新的墳墓？

在情侶曾散步的樹枝下
蘋果花的氣息會溢流馨香——
而現在情侶們又是什麼樣
已被死神分離了，
慘烈死亡？

Sara Teasdale 於 1884 年出生在美國聖
路易斯。自 1907 年首次出版詩集後，十
幾年中又出版了多本詩集。她以寫抒情
詩而著名。1918 年她的詩集《愛歌》獲
美國第一個普利策詩獎。她的詩樸素而
清澈，表達婚姻的覺醒，反映婦女的苦
難與力量，因此使讀者從她的詩中產生
共鳴。她於 1929 年與共同生活 15 年的
丈夫離婚，患有肺炎的她幾乎是半個殘
廢人，1933 年服藥自殺。

這裡選的第一首寫對愛的追求，熱情
奔放；第二首道出詩人對戰爭的憎恨，
對和平的嚮往。她的詩樸實而華麗，言
簡卻意長，浪漫加抒情，讀來讓人感覺
親切。



三題

◎紀弦

一、詩是什麼

詩是什麼？詩是一扇門於千分之一
秒一啟一閉之間所見的一切。那畫面
，那境界，那形象，那動作，唯詩人
方可以其“心眼”之照相機拍攝下來
，儲存之於其“心靈”的大倉庫中，
以備日後使用文字工具去創作一首詩
。當然，那畫面，那境界，那形象，
那動作，一般人的“肉眼”是看不見
的。也許有些人具有和詩人相似的“
心眼”，偶然碰上那門，看見一些什
麼，瞬即消逝，而並未特地把它抓住
，因為他們並非“專業”，唯詩人為
“專業”。

二、專業詩人

是的，我是一個“專業詩人”。從
十六歲開始寫詩，直到今年，滿九十
歲，沒有一年停止工作過。算算看，
我寫的詩，至少已有一千二百首了。
不過，這其中，真正能夠稱得上“傑
作”的，恐怕還不到百分之七、八吧
。就算只有百分之二、三的成功，我
想我也已經沒有白活這一輩子了。唉
唉！……我這個人，就是為詩而活著
，亦將為詩而死去。是的，我將繼續
努力，一首接著一首地寫下去，直到
死而後已。

三、完成與未完成

美學上的“朦朧美”與“明朗美”
，乃是相對而等價的。因此，新現代
主義者如紀弦及其同路人，都主張“
明朗而有欠含蓄”或是“朦朧而近乎
晦澀”，那就不“美”了。準乎此，
則詩的創作，“完成”與“未完成”
之表現，不也是同樣的情形嗎？作於
2000 年的那首〈玩芭比的小女孩〉

玩芭比的
小女孩：別那麼快
變成

芭比，好不好？……

本來就是“未完成”的；不談內容，
單說它的排列形式，我也是頗為得意
的。如今我又來他一個“玩芭比的小
女孩”之完成篇，這有什麼不可以
呢？

玩芭比的小女孩，一定要穿
和芭比同樣的衣、裙、鞋、襪，
她爸爸都給她買到了；

玩芭比的小女孩，一定要戴
和芭比同樣的項鍊、指環、耳墜子，
她爸爸都給她買到了；

可是，她還要一個和堪同樣的男友，
她說芭比喜歡他我也喜歡他，
這下子可把她爸爸弄得毫無辦法了。

於是詩人說：
玩芭比的小女孩：別那麼快
變成芭比，好不好？

當然，有人喜歡前者，有人喜歡後者
，有人兩首都喜歡，也有人兩首都
不喜，那我可就管不了那麼多啦。

2003 年七月十日紀弦記於
聖·馬太奧老人公寓之北窗下

在上帝的漠然中自我救拔 (下)

——論洛夫長詩《漂木》中的宗教情懷

◎曾貴芬

一場神存在與否的辯證

一、神不存在

初民處於生存倍受威脅的洪荒之中，死亡隨時逼視著人們；再加上文明的社會制度尚未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族群與族群之間的衝突，這些都足以造成生命的威脅；其實最無法抵擋的困境是生命的短暫，以及軀體的衰老，人類在極端險惡又充滿陷阱的環境中掙扎，終日心靈惶惶不安。這時因應心靈需求的宗教產生了，上帝或者神超越世間一切而高高在上，祂接納了眾生的不安、悲傷、愧疚……等情緒，然而祂也為人們帶來了無限的美好遐想，祂很快的成為人類思想信仰的重心，許多文學藝術也在宗教信仰的驅策下產生了。一直到現代幾乎沒有其它形而上的事物可以取代祂的地位，“祈禱”仍是陷入困境的人們最常使用的方式。但是洛夫卻推翻上帝這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反而大大的肯定人心內部的力量。《漂木》之第三章的第四節〈瓶中書札之四：致諸神〉表達的就是洛夫獨特的宗教情懷，一開始以尼采之言作為整章節的引子：

“上帝之國”絕不是一個人可以期盼的，
它沒有昨天，也沒有明天，
在一千年內它也不會降臨。
它是內心的一種體驗，
它無所不在，但又不在任何地方。

尼采大膽的宣佈上帝已死，並且塑造了一個先知——查拉圖斯特拉，到處向人們宣說上帝的死亡。鼓舞著人們要相信自身的力量，培養一種“奮勇”的精神，以拓展狂瀾般生命：“你們所宣稱的世界，只是你們所創造的：由是可轉變為你們的理性，你們的印象，你們的意志，你們的愛！”在這一創造的世

界中，人們是自己的主人，不必再作上帝的奴隸，因為：上帝已經死了！尼采的宣說，讓我們發現了人的自主性與能動力。洛夫雖未宣佈上帝的死亡，但是也提出了“神在我心中”的宗教觀。對於洛夫而言，“上帝”的確是一種“內心的體驗”，祂的力量也產生於人們心中，祂並非實際的存在於宇宙間，祂只是抽象的存在於人們的信仰之中。在此章所表達的是洛夫從創作〈石室之死亡〉以來，即不變的宗教觀點，雖然距離〈石室之死亡〉寫作的年代已有三十幾年了，然而對於上帝的看法洛夫始終不變。尼采的思想提供了洛夫對神的看法的重要憑藉，起首這一段文字很簡要而概括的說明了洛夫的宗教觀點。在這一章第一段十個小節，全都是以“神啊，這時你在哪裡？”的問句為結：

去夏的蟬
叫出漫天的濃霧
繼而又紛紛灑落成
晚秋的落葉
神啊，這時你在哪裡？

霧裡的鴿子闖進盲者的眼睛
我閒閒地端起酒杯，看著
一把古劍穿越歷史
最後飛入一堆廢鐵
神啊！這時你在哪裡？
……

“去夏的蟬”到“晚秋的落葉”象徵著季節的轉換，“一把古劍穿越歷史／最後飛入一堆廢鐵”令人聯想起杜甫的詩句：“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的歷史創痛感，但是洛夫的設計又更令人悲愴，古劍雖然曾經見證過歷史，但是最後仍然免不了成為時間的俘虜，終究腐朽加入一堆廢鐵的行列之中。

這一部份明白的寫出一切事物終敵不過時光的折磨：從四季的流轉到歷史的推進，從鐘擺的搖晃、紙片的溶解、船的腐朽到魚的死亡，事物的消逝依舊，時光的流轉依舊，神是否伸出祂萬能的手解開這亙古以來人們耿耿於懷的嘆惋？沒有，這些人生的缺憾依舊被傷感的文人寫入文章、寫入詩，一唱三嘆的人生憂思，也感動了無以數計的讀者，莫不由衷發出“心有戚戚焉”的喟嘆，甚至從上古神話就有時光無情、生命短暫、生活困苦的人生影射，代代相傳之後成為文學的素材。當大自然降下災害威脅著人們的生存時，惶恐不安的人們只能祈禱上蒼伸出援手，憐憫人們的脆弱，發揮神威停止一切的動盪與威迫；到現代，即使是科技昌明的時代，人們還是如此的相信神的力量，每當面對生命的困難時總是呼喊著上帝的名字。然而洛夫要問的還是“神啊！這時你在哪裡？”於是在此章，洛夫寫出古往今來的生存危機，以這些時時刻刻存在於我們週遭的生命威脅來顯示神的力量是多麼的渺小：

洪水滔滔
風雨以絞鍊勒死這個城市
方舟在水渦中急遽地打轉
諾亞抱著自己的屍體登岸而去
神啊，這時你在哪裡？

頭和腳換了位置
人和地下的一窩蛇換了位置
地震之夜，大雨和淚換了位置
群鬼亂舞，嘯聲四起
神啊，這時你在哪裡？

“神”任由人們祈禱而默不作聲，“神”任由人們倍受煎熬而冷眼以對。從幾千年前的諾亞方舟，到現在使台灣受重創的地震，顯示著自然災害不定時的威脅著人們的生存，面臨這些威脅時，人們依舊渴望獲得神的救贖，然而“神蹟”未曾出現，人們還是得靠自己的力量在艱困中站起來。最諷刺的是上帝的故鄉，神的發源地，一個充滿神聖神話的

地方——耶路撒冷，並未因為神蹟的傳說使得這塊地方平和聖潔，反而是戰火頻仍，成為世界戰爭的火藥庫！聖經所宣揚的愛抵不過人慾，慘烈的廝殺造成循環不已的復仇，被戰亂攪得皮開肉綻的天堂中，上帝是否也害怕得躲了起來？不然每年人們朝聖的聖地，為何離亂動盪無法停止呢？

以色列的子彈

一路哭著走進巴勒斯坦的大地

雙方的天空同時皮開肉綻

耶路撒冷下了一場黑雪

神啊，這時你在哪裡？

在現代野心家的掌控下，“子彈”取代了聖經，也可以說愚昧的人們挾著聖經自稱清高，藉著上帝之名以慘無人道的方式對異教徒進行懲罰。然而被上帝所處置的靈魂卻還是哭泣的、無助的，向上帝求救，上帝面對這樣荒謬的衝突，它該以什麼立場出現呢？上帝還是默不作聲，上帝也沒有拯救那被蹂躪被踐踏的人們。這以上帝之名所構築的殘酷法則，早在中古世紀就已橫行，於是洛夫追溯著歷史的腳步：

聖經中的石塊紛紛投向

那淫婦醜惡的頭顱

禁慾主義的暴力

砸得荷花躲進污泥大呼我主慈悲

神啊，這時你在哪裡？

“聖經中的石塊”是一個矛盾的意象，象徵虔誠的教徒夾著上帝的天威，卻實施殘忍的暴行，並且還沾沾自喜的宣稱是正義的維護者！“砸得荷花躲進污泥大呼我主慈悲”荷花是純潔的象徵，然而卻需污泥的保護，這又是一個矛盾。被教會唾棄的人卻渴求上帝援助，還是相信上帝真的能夠見證一切！這一段黑淒的宗教史，不知迫害了多少無辜者，甚至讓整個歐洲宗教世界進入文明的黑暗期。如果神真的存在宇宙之間，為什麼任由生靈塗炭？如果神真的存在，為什麼任由寡情的教會曲解聖意，任由教士們導演荒謬的鬧劇？如果神真的存在

，為什麼千百年來的難題未曾獲得解決？神是不存在的，祂並非實際存有，祂不是一個塑像，一幅畫像，一本書就可以說上帝就在這裡，或者上帝的真面貌就是如此這般。對於一般虔誠的信仰者而言，神的確是如此的淺顯，對於洛夫而言，這樣的神是不存在的，這樣偶像崇拜的神並沒有意義，祂只是冷眼旁觀世界悲劇的上演與落幕。

二、神無所不在

第一節之中，洛夫以十小段的人間悲劇證明神不存在，第二節卻又以連串的意象，相同的句式強調神的存在：

我知道你在那裡

在蟬鳴

蟬鳴的寂靜中

在濃霧

濃霧的空茫中

……

在歷史

歷史一覺醒來的喃喃自語中

……

在鐘擺

鐘擺把時間切割得叮叮唧唧中

……

在刀子

刀子放下卻無人成佛的追悔中

……

在淫婦

淫婦太多額外支出的蒼白中

在禁慾主義

禁慾主義的慾火暗燒中

在暴力

暴力在街頭碰到甘地的苦笑中

在荷花

荷花淫蕩的笑聲中

在污泥

污泥純真的擁抱中

神啊，我知道你在那裡

在並不存在

卻又無所不在

遙不可及而又

隨手可觸的

萬物的

深不可測的幽微處

神在任何地方，在善良光明之處，也在邪惡黑暗之處；在千百年前，也在千百年之後……在萬物深不可測的幽微之中，這裡可以看出洛夫的宗教觀頗受佛家學說的影響，萬物皆有法，隨萬物之千姿百態而有其因應之道，而法又不住於相，因此不能執著於一事物之“相”而說這是所謂的“道”，它雖然在萬事萬物之中，但是它不受萬事萬物所侷限，這就是洛夫所強調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道、法、神是無所不在的，每一事物都有它之所以為此事物的道理，也有它之所以如此發展變化的意義，一般人所看到的只是一個事物外觀的面貌，這外觀面貌的因素則是深藏的、抽象的，須有靜觀的心與圓熟的智慧才能窺此精髓。若只因所見之相而言之咄咄，那麼就容易陷入“我執”的障礙之中，這就是“住於相”了，對於“道”、“法”、“神”的全貌就更不易了解，更不用說體會“物我同一”的趣味了。在此洛夫以以一連串的意象表現這個抽象的“神”，它千變萬化，然而萬變不離其本，就是一種生活智慧的體驗，極為抽象卻又離我們不遠。除了佛家的觀點之外，莊子的哲學在此也是可以獲得共鳴的，洛夫的生命哲學與及審美的態度也深受莊子的影響。〈莊子·知北遊〉：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間也。

天地有大美卻不言語，四時有規律卻不議論，萬物有生成的道理卻不說話，若能夠順著自然之理，觀於自然之法則，即能體會出天地之大美、天地之成理、天地之明法。莊子所說的“大美”、“成理”、“明法”，與洛夫所說的無所不在的“神”有共通之理，它非實際具相的存有，但它又無所不在，遙不可及又隨手可觸。它在蟬鳴之中、在濃霧之中、在落葉之中、在盲者的雙目之中

……在莊子思想中，在對人生細膩體察的睿智者心中！在莊子的哲學中又可以看出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已從原始的天命觀和宗教迷信中解脫而出，大自然不再是上帝鬼神所主宰，大自然萬事萬物的生成變化各有其道理因緣，這與洛夫的觀點是相同的。世界不是由一個神或者上帝所創造，人類也不是由上帝所捏造，人之所以為人，就如同蟬之所以為蟬，荷花之所以為荷花一般，自有其規律、有其因緣，這就是洛夫所謂的神，是無所不在的。其實就是事物自然生成的規則，需要靜觀的慧心與智慧才能領略，當我們的心靈能夠與萬物合一，達到“物我同一”的審美境界時，我就是物，物就是我，即能深深感受到萬物的美妙，所謂“一花一天堂，一沙一世界”即是如此。

三、“神”是詩人的信念

第三節的內容是洛夫的自我分解，強調他一貫的主張：“神在我心中”。在長詩〈漂木〉發表於《自由時報》的同時，副刊總編輯蔡素芬小姐採訪洛夫關於〈漂木〉創作的心路歷程，洛夫明確的說明了自己的宗教觀：

我目前沒有信奉任何有形式的宗教。我出身於一基督教家庭，甚至受過兩次洗，但日後我對任何徒具形式的宗教都表懷疑，卻又總覺得心中住有一個神。書桌上經常擺著一部《金剛波若波羅密經》，偶爾翻翻，但求心靈感應，不求理解。

洛夫的宗教觀仍然不變，而心中的神也不變，一直驅策著洛夫探索生命奧義，表現深沉意識的詩，因而在詩境、詩藝上更上一層樓。大凡藝術家都有自己堅持的信念，而這信念也表現在創作之中，創作與信念相輔相成。詩人楊牧在散文集《疑神》中寫道：“這是一本探索真與美的書。起先我以為是在質疑宗教，後來發現自己耿耿於懷的其實並不是那些，……我應該是在思考某種比較屬於本體的事，例如人的幻想和經驗的激盪，勾劃出一形而上的符號，無以名之

，竟稱它為神。”這種無以名之的力量——“神”，一直在詩人心中發揮作用，表現在詩中、文中。洛夫心中的神，也是這種形而上的存在力量，它深入詩人的思想、行事、創作中。在第三節洛夫自身的分解中，意象明白易懂，詩句的排列形成規則的模式，閱讀者可以明確的感受到洛夫心中的堅持與執著：

神啊，其實我知道你也藏在

我的頭髮裡，以及

頭髮衝冠時的憤怒中

我的額角上，以及

……

我的鼻子裡

……

我的老人斑上，以及

……

我的鬍鬚上，以及

……

我的眉毛上，以及

……

我的牙齒上，以及

……

……

我的血管裡，以及

血管游進了一條黃河鯉魚的詫異中

我的骨頭裡，以及

骨頭斷裂鏗鏘有聲的驕傲中

我的魂魄裡，以及

魂魄面前聳立一座廢樓的迷惘中

詩人將自己肢解成許多部位，以表述“神”在洛夫心中無可取代的地位。肢解之後，不管是血管、骨頭，還是魂魄中都有“神”的存在；為了這個神的信仰，骨頭可以斷裂，但骨頭的斷裂不是失敗，而是一種鏗鏘的驕傲。這裡象徵著洛夫在詩藝上的突破，堅持表現詩的生命力、探求人生的奧秘。當《石室之死亡》破天荒的顛覆了詩的浪漫唯美，只寫死亡的顫慄驚悚時，“晦澀難懂”、“支離破碎”的評語成為洛夫的代名詞，正面的肯定與反面的譏諷夾雜而來，一時之間洛夫成為眾矢之的，飽受批評。即使創新求變如此的困難，洛夫仍秉著藝術創作的初衷，孜孜矻矻的在宇宙

中安排語字、創新、突破再創新、突破，最後讓大眾臣服在他充滿魔性的語言中。作為一位詩人，洛夫在詩的國度中開創了許多不可能的可能，這是鏗鏘有聲的驕傲！因為“神在我心中”的信念，雖然一生東飄西盪，雖然曾經一度沉緬於西方的詩學之中，洛夫始終能夠從中匯聚、提煉、粹取成為精采的詩篇，每一次詩集的發表都是一部精采的人生歷練、豐富的生命情感以及獨步當代的詩藝展現！李元洛對於詩人的美學素質有很高明的見解：“優秀的詩人，毫無疑問應該是一位飽學之士，是一個有深厚的文學藝術修養的人，是一個對自己國家詩學傳統入而復出有所承繼也有所發揚的人，是一個對外國詩學入而復出有所借鑒也有所回歸的人”，這正足以詮釋洛夫在詩學上、創作上的努力與成果，即是心中的信仰、堅持所致。在此章，洛夫也以感性又堅決的筆調寫出自己對這個信念的堅持：

神啊，我知道你在那裡

在我的皮囊之外

骨髓之內

躲躲閃閃於我

影子的左右

冷

一塊寒玉的硬度

和貞潔

一顆在烈火中煉了千年的

黑水晶的心

如冷玉的堅硬、貞潔，如烈火冶煉千年的水晶，這象徵了洛夫一生行事與創作的執著，以及深處的孤絕。尼采的超人哲學在洛夫身上印證了，雖然我們不能說洛夫是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但是洛夫直探人生真諦的勇氣、省思生命的智慧，這種積極的自覺性卻是令人讚佩的。

至今，洛夫並未停止求新求變的創作特質，仍是堅決而積極在詩的國度中耕耘，打破了一般人對老而隱的看法，甚至為了在創作上的更進一步、為了追求一個精神的停泊港灣，洛夫捨下牽絆一生的家鄉、故鄉、心鄉，飛到異國開啟

人生的新視野，追求詩作的新境界。
〈漂木〉這首長詩就是在這樣的新環境、新視野、新心境下完成，足以證明洛夫心中那如冷玉，如水晶般的信念執著不變，甚至明明白白的寫在詩中的每一章節、每一句詩句、每一個意象。

如此以創作來抵抗人生苦悶的決心，每每將自身分解於詩中的各個意象中，在長詩〈漂木〉中洛夫沒有狂嘯與吶喊，取而代之的是冷靜的羅列各種荒唐的現實諸相，串聯成一幅幅生之荒涼的浮世繪，這莫不是對悲劇性人生的一種深入的觀察與感受。如果洛夫沉浸於宗教的救贖之中，也許苦楚也就不會如此常踞心頭了，那麼詩壇也不會有“詩魔”產生了。

四、心中“神”的力量

洛夫心中神的力量是什麼？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看：在詩的創作上，洛夫有其一貫的執著與信念，詩的內容以表現純粹性與生命感為目的，詩的語言技巧則追求精采的、出人意表的意象表現。另一方面詩人出入中西詩學，以及漂泊的滄桑所致，詩人面對生命的風風雨雨，早已粹練出圓熟的智慧，以及堅毅不屈的人生態度。晚境捨下一切的牽絆之後，又更上一層樓，“通達開闊”正是現在洛夫的心境。在詩集《雪落無聲》的自序中，洛夫對於晚年的心境有一番陳述：

蘸著濃墨，展開宣紙，面前好像鋪展一望無際的雪原，這時筆走龍蛇，室內黑色的激動和窗外白雪恣意的飛舞，形成一種絕妙的心靈節奏，一種極度喜悅的，正如莊子所說“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的那種孤傲與狂放，那種漫不在乎。

其中莊子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正是洛夫現在心境的最佳註解。仍然有那份堅持的孤傲性格，又不自絕於萬物之外，反而更能出入於萬事萬物之中，而所謂的“漫不

在乎”，其實是一種通達開闊、物我合一的胸襟：“當進入詩創作時，為詩所迷，不辨物我的時刻，理性的現實世界全部解構的時刻”，這正是所謂的絕妙的心靈節奏，全然的放心，也全心的投入。

綜觀洛夫的詩集，每一部詩集都代表著洛夫每一階段的蛻變，這足以說明他在詩藝上的努力，也足以證明他對信念的執著。數十年來的創作生命，也就是數十年來的生命探索，因此在生命的觀點上，洛夫無依賴宗教，面對人生的苦難，洛夫把解決苦難的鑰匙交給自己。因為正視了生命的侷限以及人類存在的現實困境，才能從困苦中提煉精采的語句、神奇的意象、上乘的藝術成果：

我胸口的那把鑰匙

卻不許你拿去開啟我那神秘的意象

還有，那些

含有清新薄荷味的詞語，和

那製作精巧的暗喻，和

觸目驚心的標題

世界突然在一個簡單的句子裡亮了起來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這時我才發現

我的神通和狂妄都不輸於你

洛夫頗為自豪的誇讚自己的“神通”，的確洛夫魔性的語言具有讓“世界突然在一個簡單的句子裡亮了起來”的功效，令人折服。即使長江後浪推前浪，詩壇在網際網路的推波助瀾之下，各類不可思議的創作紛呈，並無損洛夫“一代詩魔”的地位。他仍是遠在前方的弄潮者，甚至是引起浪潮的開創者，長詩《漂木》的出版即是台灣詩壇的大震撼，激盪起許多的迴響。洛夫肯定自我成就的自信，是來自於多年來詩藝術的追求以及對生命的叩問，當然還有多年來學術研究潛沉的成果。而不是宗教的安撫，不是祈禱的力量。至於那個人們膜拜的神，洛夫以老子的言論批評：

以萬物為芻狗

老子有沒有冤枉你

從一座座歷史的廢墟裡

鏡子裡，都可找到答案

在歷史的廢墟之中，可以看到人們的墮落無助，卻找不到神跡的證據。神不能改變什麼，從歷史可以證明，從上古至今不知多少的海嘯、地震、水災、火災、病毒、慾望、猜忌……神不但無力改變這人類存在的各種悲劇性，甚至任由大自然反撲。所以洛夫一再重複“天地不仁”，甚至洛夫用頗為嘲諷的字句：“喚醒躲在天堂貪睡的基督”，基督真的沉睡未醒嗎？其實世間的生死興滅，與基督何干？在洛夫的觀念裡，認為與其求助於虛幻的神靈，不如自身多覺醒，掌握自己的命運，正視生命痛苦的必然性。對於生死的困境，神不能決定人之生亦如同神不能阻擋人之死，因為生命的過程本是大自然的一部份，生命個體的消逝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轉換：

無所得，無所失

萬物之滅不過是形式的轉換

死亡只是鄰室的鼾聲這個問題不大

你看我又活了

仍是萬物之一
一堆不朽的有機碳水化合物
一個無限小
也無限大的宇宙

軀體消逝了、分解了，即使只是碳水化合物亦有其奧秘的組織，只是另一個形式來呈現生命，雖然極小也有一個宇宙般的奧秘蘊含於其中，且物皆有死，不是祈求上帝就可以免於死。這種“生命形式”的轉換是洛夫的生死觀，這信念在其他各章節的詩句中，也可以看到洛夫的反覆陳述，在第三章：〈鮭：垂死的逼視〉所表現的生死觀也與此章節相同。然而生命的形式每經一次的轉換，都是一種刻骨的傷痛，皮開肉綻還不足以形容，形銷骨毀尚不能完全表達，於是擅於描繪死亡的洛夫，把生命消逝的情況逐一在詩句中表現。也唯有深刻的認識存在的意義、生命的真相，才能如此冷靜的寫著死亡的悲歌。正是對生死有如此理性的看法，所以洛夫可以很堅定的說：

我不必從書本中找到信仰
不必從讀經，祈禱，聲淚俱下中
找到愛
……

這不是狂妄自大的口氣，而是詩人人生智慧與境界的展現。宗教對於洛夫而言是過往曾經之事，而徒具宗教儀式的信仰更讓他感到反感。然而回首向來蕭瑟處，悲劇性的人生歲月、孤單落寞的人生經驗，如何安穩而又自信的走著，有著“一簑煙雨任平生”的自在灑脫呢？這份力量來自於洛夫能夠深刻體會人生的苦澀，並且從苦澀中粹煉智慧、開闊胸襟。簡政珍先生用“苦澀的美學”來形容〈漂木〉一詩，並且說：“苦澀的笑聲，是嚴肅詩人唯一流下的‘乾涸’的眼淚。”正視生命是嚴肅的，揭示生命的真相更是嚴肅，但也只有如此才能看到人存在的意義啊！

因為了解生命的真相，所以洛夫無須宗教的經典來解釋人自何處來又何處去

，無須宗教的幻化天堂來粉飾人生的苦難，更無須一切以贖罪為名來承擔人生的苦楚。洛夫將生命的苦楚、內心的吶喊放在詩裡，以審美的角度凝視，以哲學的思維深思，當我們咀嚼詩句的同時也咀嚼了生命，與洛夫共同在“生命的傷口唱歌”。洛夫曾經在〈誰是最清醒的詩人〉一文中引用了西方詩人艾略特的一句話：“詩的創造過程是將血水化為墨水的過程”洛夫很認同這個說法，並且說：

對我而言，詩人的使命就是透過詩來解除生命的悲苦，這種詩是知性的、是批評的。它絕不像一束花一樣使人愉快和感動而已，更重要的是使人對生命有所感悟。

然而表現生命的詩必是苦澀的，但是經過藝術過濾之後，苦澀的生命才能得到昇華，進而詩人的心靈境界亦隨之提昇。所以費勇說：“無論前期後期，洛夫的詩都表現出對哲理思辯的熱衷，他可能是台灣詩壇上最具哲學意識的一位詩人，他的詩是詩化了的哲學沈思。”洛夫四十多年來的創作歷程，就是四十多年來的生命體會與昇華，每一次的詩集集結出版，就是一次心境的轉折。如此反覆，洛夫對於生命、生存早已能自在觀，又何須構築虛幻的天堂與上帝呢？但是反過來說，洛夫能夠獨步詩壇，一再的自我超越，所憑藉的就是那在心中的“神”的力量。這個心中的神，即如前文所論，是詩人的堅持，也是詩人的理想，也可以說是詩人的創作原則。當我們清楚宗教義的神與心中信仰的神兩者之間的差別，才能在此章看似雷同卻又不同的詩句與紛雜的意象羅列中，掌握到洛夫的真正意念。

(全文完)

編者按：本文所有注釋，請參見上期(No. 76)同文後頁。

美與死

——閒談女詩人米萊

◎劉耀中

曾被譽為“最卓越的女詩人”米萊(Millay Edna St. Vincent)，在20-30年代是她最風光的時刻。這之後，由於她的詩風因循守舊，跟不上新的潮流，乃逐漸地在詩壇上“失寵”，到了70年代已被當作是次要詩人了。

1892年2月22日，米萊出生於緬因州的洛克蘭，父親是區裡的教育督學，母親是一個不得志的音樂家，雖有天才，卻無處發揮，後來轉業做護士，掙錢養家。米萊是他們家中三個女兒中最聰明伶俐的一個，可惜在她八歲時，父母離婚，使她的童年不太幸福。由於她的母親是新英格蘭一個古老家族的後裔，對女兒的教育很關注，時常誘發她對文學的興趣。不過她的父母雖然施教於她，卻沒有讓她在正規學校讀書，而以她的天份和同等學歷進了大學，先是巴納德(Barnard College)，後來轉學到一所很著名的瓦瑟學院(Vassar College)，1917年25歲時畢業。瓦瑟學院在美國緬因州的海岸康登，風景優美，懸崖峭壁，海鷗飛翔，海浪拍岸，激起雪般的浪花，使她在這良辰美景中陶冶了性格，培養了她豐富的想像力，加上早年家庭素有優良、樸素、節約的傳統，對她的品德日臻完善，對她的創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米萊有一頭美麗的紅髮和纖細的身材，一半愛爾蘭、一半美國血統，外在和內在美結合在一起，被人稱頌為“白雪公主”。不過她卻是一個神經質的女人，而且有同性戀的傾向。她對兩性皆有吸引力，被同性與異性愛戀，常常摻雜著愛與恨的情愫，極其矛盾。她喜歡與年長的女人交往，曾對自己的母親說：“我的詩若給女人看，她們一定以為是寫給情人的。”有一次她去求醫，年輕的醫生告訴她，她的頭痛可能來自對女

性的需求。她說：“你是說我是同性戀者嗎？但我對男性也有好感哪，這與我的頭痛有什麼關係呢？”

她的第一個情人，是激進主義的劇作家，他稱米萊為“白雪公主”，描寫他的吻，使她如癡如醉。米萊害怕傳統的束縛，又不願去找心理醫生治療她的精神不正常，後來這位白馬王子——劇作家忍受不了她的“莎孚情結”而離去。（莎孚是希臘古代的女詩人，擅長寫女人間同性戀的詩，這位紀元前六百年左右的莎孚，影響了當代的米萊。）

第二個短暫的愛情故事，是和有婦之夫詩人費奇，兩人纏綿卅六小時而告結束，那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把費奇列入追求她的“終生崇拜者”的行列，費奇找不到她，而和另一個才女結了婚，米萊與他新婚的妻子卻來往不斷。

鼎鼎大名的美國文壇泰斗威爾遜(Edmund Wilson)和另一位詩人約翰·畢斯普都曾拜倒在米萊的石榴裙下。威爾遜迷戀米萊，認為她可以誘發他的心靈智慧，肉體得到最大的滿足，威氏在他的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描寫一天晚上，畢斯普擁抱並親吻米萊，談情說愛之際，威爾遜則在下面與米萊作愛。米萊有詩云：“我吻過的，何處？何時？為什麼……我都忘懷了！”

自從1917年，米萊在瓦瑟學院畢業後，她就遷往紐約市的格林威治村去了，同那裡的文藝界人士來往很多，過了多年“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到了1923年31歲時才正式結婚，丈夫名叫布瓦塞凡，是荷蘭裔，經營咖啡豆進出口貿易。布氏對妻子十分寵愛，新婚燕爾在格林威治渡過，兩年後在紐約州北部的奧斯特利茨農場定居。布氏高高的個子，堪稱典型的美男子，家庭富有，婚後生活美滿，與此同時，米萊還有一個女情人，是婦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依麗莎·莫洛蘭。

米萊的丈夫布瓦塞凡於1949年去世，她自己也病倒了。她的情人忠實地對著她，為她做一切家務，甚至幫她洗頭、修指甲，如同侍奉一位女神。她心甘情

願，因為受到愛情的激勵，但她不知道米萊是否也這樣愛她。據心理學家分析，她這種單方面的迷戀，是一種受虐狂，甘心被異性奴役，虐待和傷害，以此為樂的被虐狂。

米萊的丈夫去世後的一年，1950年10月19日，米萊死於心臟病，享年58歲。24年後，他們的豪華住宅開放給波希米亞式生活的文人聚會用，這是米萊妹妹按照米萊生前的囑托而辦的。米萊生前對自己的性生活是保守秘密的，但威爾遜說米萊並不在乎世間對她的人格與生活背景的批評，她只重視自己的詩，她認為作詩是對靈魂簡潔樸實的訓練。在私生活方面，米萊認為一生中只愛一個情人，是心理弱點，感覺遲鈍的反應，是驚懼的表現形式，因為世界上謙和的人和高貴的心靈太多了，都值得去愛！

1912年在一部得獎的選集《抒情詩年刊》中，刊登了米萊的〈新生〉，這首詩開頭寫道：“由我佇立之處，我所能看見的／是三條長長的山脈和一片樹林”，這成為當時膾炙人口的詩句，這是一首反省式的詩，抒情愉快輕鬆，不幸在比賽時落選了，但是得到主持者和團體的賞識仍然予以發表。

1917年出版了《新生與其他詩篇》的第一卷詩集，1920年出版第二卷詩集《荊棘之果》，發表後立即受到青年讀者的喜愛，20年代“火焰般的青年”都會背誦幾句，成為他們的箴言“我的蠟燭在兩頭燃燒，它將不會持續終夜。但是，啊，我的仇敵，哦！我的朋友……它發射出如此可愛的光芒！”

《豎琴製造商和其他詩篇》是米萊於1923年獲得普立茲詩獎的作品。並於1929年被國家藝術暨文學學會選入，40年又入選到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

米萊除詩15卷之外，還有幾部翻譯作品，與狄龍合譯的波特萊爾的《惡之華》風行一時。用韻文寫了五部劇本，包括泰勒的歌劇《國王的心腹》的歌詞。另外有她用筆名“南西·博伊德”出版的短篇小說、對話錄和論文等，她的最後一部詩集《我的收穫》在她逝世後的1954年出版。總之，米萊可稱為一位多

產作家。她的文筆以簡練為特長，而且具有濃厚的人情味，誠實動人的悲天憫人的抒情，她的詩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早期的50年代，是和布拉什有(Sylvia Plath)有同等聲譽的，顯赫一時，只是米萊的詩沒有表達出她的內心、她的病和生活婚姻等各種感受，沒有布拉什那樣揮筆自如。有人說，女人的心，像一支遍尋不著的針，也有幾分道理。近年來，文藝界沒有把她的詩納入比較重要的美國文學和詩集中，未免過於偏頗，至少她的作品是代表一個時代的大眾文化。

最後，筆者介紹一些關於米萊和美國另一位女詩人狄勤生(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的比較。

狄勤生的生活，世人知之不多，後代視她為希臘神話中的人頭獅身怪物。她的詩常常給人們帶來苦惱和困惑，如：〈我為美而死〉，和〈我不能坐等死神〉等，她的父親曾任律師和國會眾員，治家嚴格，對她很有影響。

狄勤生喜歡穿白色衣服，獲得美稱“安協斯的美女”(The belle of Amherst)，白色象徵純潔、淡雅。她有幾度失敗的愛情經歷。在她那個時代，正是惠特曼男子漢的民主天地，女文人沒有地位，狄勤生投射出來的反感情緒，像是一枚炸彈，在美國文壇上炸開了。惠特曼的英文作品不能代表美國廿世紀末的文化，米萊和狄勤生以及其他白種女詩人，往往被打進蠟像博物館，男人有同性戀因而女人也有了同性戀，他們都有虐待狂和受虐狂。

美國女詩人的發展是和美國青黃不接、欲征服世界的實用文化緊密相連的。狄勤生被評為美國的“公爵夫人虐待狂”，她的七情六慾沒有發揮出來，利用她的“破壞慾”拋棄人性而走向神祕主義。

奇怪的是摩爾比米萊大五歲，是同時代人，學者仍捨棄米萊，重視摩爾。這可能是美國社會，日益放蕩頹廢，同性戀和雜交等行為，一切亂了套，離了譜，所以厚此薄彼，投其所好之故。

編輯筆記

●中國的古詩詞音樂性強，大多可唱。事實上直至今日，新詩依然還有講究押韻、格律嚴謹的一派，與其他各派、各種創作手法的作品並存，各有其優劣高下，不必多論。然而，不管詩的音樂性多強，創作者要將它變成“歌”的野心多大，它充其量只是“詞”，即“歌詞”罷了。古人作詞，謂之“填”，沒有詞牌填不了詞，沒有詞譜唱不成曲。這是“詩”絕對不應稱為“詩歌”的最顯而易見之理，看來生活在封閉式農業社會的古人，見解學識猶不知勝於開放的後現代工業文明的“詩歌家”們多少倍矣！一連多期，編者對此喋喋不休，這雖表明編者於“詩歌”一詞深惡痛絕的態度，但這又不同詩不需要節奏和音樂性的說法。這是另一個話題，容後再談。

●感謝詩人任知代組的《天津特輯》，下期再推出他選編的《“個”網站專輯》。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新大陸同仁遍佈世界各地，為方便同仁們溝通和交流，甚或直接參加編輯工作，我們特在網上設立內部論壇《新大陸同仁俱樂部》，網址為：<http://my.ziqu.com/bbs/665354>。用戶名和密碼將於本期出版後和詩刊同時寄上。

●洛杉磯詩人非非本期正式加入新大陸，讓我們在此拍響歡迎的掌聲。

●76期發表的黃伯飛詩作〈淘沙媽媽夜話〉其中“幸好飛機方便／保重！保重！再見！再見！”誤作“幸好飛棧方便／保重！保重！再見！見！”，特此聲明，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值本刊顧問、詩壇祭酒紀弦先生及夫人九十壽之際，新大陸謹祝他們在愛情和創作的長跑途上繼續穩步前進！

詩訊

●旅居三藩市著名詩人紀弦今年四月滿九十歲，大壽慶祝晚宴與其夫人同時舉辦。

●台灣詩人、畫家羅青於8月1日至31日在此間 E. D. 畫廊舉辦個展《抒情詩品》，一日晚上五時開幕，八日晚上七時有專題演講。地址在2385 S. Hacienda Blvd.,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聯絡電話：626-330-2318。

●詩人洛夫今年八月和十月分別在溫哥華舉辦詩朗誦會數場，詩人部份詩作已由名家譜曲，於朗誦會演出。

●原越南方華人《風笛詩社》，最近活動頻繁，有由現居香港的詩人冬夢在美國《中南報》主編的，和現居芝加哥的詩人荷野在澳洲墨爾本主編的《風笛》特輯兩種，刊同仁詩作。荷野及冬夢現皆任新大陸詩刊名譽編委。

●今年第八屆國際詩人筆會分兩個地區先後舉行：1) 廣東珠海市9月15-20。2) 浙江金華市10月25-30。據悉此間多位詩人已接獲邀請，並準備赴會。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8.00

☆另代訂購：黃美之編北美華文詩集《世紀在漂泊》（\$8.00）
非馬《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